

入圍作品



〈溫暖的彩虹〉

文／大西北

我們都叫她大姐。165公分，壯壯的體型，曾經是大學時代叱吒風雲的系上女子排球選手。她笑起來時，眼睛眯成一條細細的線，爽朗的笑聲讓人有安全感。總是留著一頭乾淨俐落短髮的她，很適合資訊管理系有邏輯、理性的形象。她愛穿褲裝及有領子的POLO衫，常常騎著125的重型摩托車穿梭大街小巷。大姐嗜吃辣，麻辣火鍋是她的最愛；她擅長烹飪，逮著機會時好友們最愛窩在她家，等著一桌好菜上桌，撫慰我們的胃。

我們的認識要從大一那年參加學校舉辦的社團幹部訓練說起，不同系所的二個陌生人剛好分配在同一寢室。那一晚，我

們卻如相識多年般聊社團、聊系所、聊家裡，聊的欲罷不能直到夜深。後來才知道原來她是系上好友的高中同學，大二大姐競選資管系學會副會長時，我們義不容辭的跨系支援，製做了一層樓高的競選大海報，引起大家的注目。同學們在宿舍煮火鍋、打橋牌或相約逛夜市，有時她也來插花，我們都笑她輔修企管系。

2002年8月我和江二個女生出發去西藏自助旅行四個月，行前大姐各交給我們六封她熬夜寫的錦囊，有中秋節時、吵架時、要回家時、突發狀況時……，她說：「你們要依時間拆信哦！如果你們遇到問題時，可以打開突發狀況的錦囊會有所幫助的，要好好收著！」她認真的語氣，讓我們半信半疑地覺得十分有趣。



剛到拉薩前幾天，我和江為了洗衣服的小事鬧彆扭，整天說不上一句話。江打開了屬於她的「吵架時錦囊」，原來大姐在信裡安慰她：「想想為了這趟旅程你們付出多少努力與準備，好不容易實現了夢想，何不相互體諒，各退一步呢？」沒多久我們果然和好了。旅途中，我的一張旅行支票泡了水，模糊的簽名銀行不同意兌換，沒想到她居然事先料到，在突發狀況的錦囊裡各裝著一百美金的現鈔，讓我最後一個月的旅費有了著落。

大姐很有責任感，工作上的賣命與獨當一面的能力讓老闆非常賞識，加上她的幽默和貼心更換來同事間的好人緣。不過她也有脆弱的一面，尤其在感情這條路，每回問她怎麼都不交男朋友，她總避而不答。有次，她聊起最近有一個喜歡的人但

還沒確定交往，等時機成熟再介紹我們認識。

直到從西藏旅行回來，在大姐家聚餐幫我和江接風時，多了一位女生，她神情不自在的向我們介紹：「這位是我女朋友。」剛開始心裏有點震驚與不解，覺得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到現在才告訴我們這群好朋友？慢慢地，瞭解了她的掙扎與藏著秘密的辛苦。問她「家人知道了嗎？」，她搖搖頭說：「媽媽偶爾會催著趕緊結婚，我總推說不想結婚，台北沒結婚的也一堆啊！」，問她「那『大嫂』怎麼辦？能瞞多久呢？」，「可能說是室友吧，不想帶給家人太大的壓力，船到橋頭自然直」，她面帶無奈地說。

大姐的感情路走來特別辛苦，快樂和



甜蜜不方便與人分享，偶爾二人吵架有苦說不出時，只能靠著日夜不停地工作麻痺自己。而她是個好人，孝順父母，對朋友義氣，走在路上像我們每個人都一樣平凡。誠心祝她幸福！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草妹仔

直到看見她眼睛裡的為難，我才發現了她的秘密…。

她是我們的姐妹淘，個性較為陽剛的她，是我們的軍師兼前線，遇到任何事，她總會咧開大嘴爽朗的笑著說：「啊～！有啥關係，交給我，我來幫你。」

她的存在除了給我安全感，還給了另類的舒適感，因為在這一群愛打扮，出門總是光鮮亮麗的女人當中，她跟我同屬於邋邋的醜女人那一族，每次出去我們總愛穿著涼鞋短褲和T恤，我是笑著跟她說我們就如同跟在主人身後的台傭，她則會回說幸好我們兩個台傭有伴。

可是，自從聽她說她宿舍裡搬來一個室友後，她的態度漸漸變成奇怪，當我們

邀請她的室友一同出遊時，她說她的室友喜歡待在家裡不喜歡出來，可是，我們想去她宿舍也不行，她不能跟我們其中任何一個單獨出去，只能一群人，不能出門過夜，只能聚聚餐…等奇怪的限制，不能理解的我們，總是她面前發牢騷似的拼命責怪，她只是搔搔頭微笑，很MAN的說：「唉啊！不方便啦。」

女人的心眼總是小了點，不悅變成了排擠，既然常常不能出現，那就不要約吧！

距離逐漸疏遠，聯絡慢慢少了，直到有一天，我遇見她與一名女子狀似親暱的在逛街，她支支吾吾的介紹著她的室友，看著另一名女子眼裡強烈的佔有慾，跟她眼裡的為難，我才發現了她的秘密。

那晚，我敲了她許久未曾連線的MSN，一直以來只掛離線的她有了回應，細細的訴說出她的無奈。是的，她是女同性戀，也就

是大家口中的Lesbian，跟我們在一起，只是喜歡大家哈啦的感覺，她覺得有趣，她也需要朋友。雖然，大家偶爾開著性別認同的玩笑會傷到她，但是，她選擇不在意，只是也不敢對我們透露一絲訊息就是。

她們的感情世界，真心人是很難尋找的，她口中的室友就是最近交到的女朋友，她們也是過了一番折騰才在一起，所以，彼此很珍惜這段感情，對於我們的友誼，她也很重視，可是，既然必須失去才能獲得，她只能選擇割捨，感覺到她字裡行間的心酸，我才注意她豪邁外表裡頭那顆細膩怕受傷的心。

其實一直以來，對於所謂的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我從沒任何的輕視，雖然不是很瞭解他們的世界，但是我尊重每個人對於感情的自由意志。



聽我說完，她的MSN秀出一個興高采烈的表情，於是我問：「那我們的友誼還存在嗎？」

「一直沒有消逝過。」她回應。

從此我們的聚會多了一個嬌小可愛的女孩，她會像個孩子一樣黏暱在她的身邊，也常對我們這些大姊們撒嬌，我們很開心多了個妹妹。

每次出門，望著前面跟著其他人一起逛街碰碰跳跳的女友，她寵溺的眼神，不曾移走。

「這位台傭，多了個主人不累喔！」我笑說。

「你說呢？這一邊，跟這一邊，」她用雙手各比了個7，然後合在一起變成了一顆心，「能合在一起，再累我都甘之如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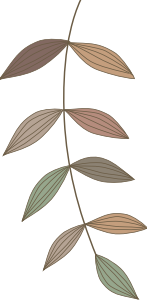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阿楷

那個晚上你緊握我的雙手，告訴我「愛上你不是錯，錯的是我愛上你！」我才發現原來，你已經從我的兄弟，變成一個愛上我的人。

人生的際遇很不同，有些人可以轟轟烈烈愛過幾場，把別人的愛情和自己的愛情當成遊戲，在乎的不是遊戲的輸贏，是其中的樂趣。我卻看著你把愛情當成人生的賭注，是你生命中的黃金時期，是一場友誼的爭奪，是你能否得到想要的回應！

本來找到一個愛上自己的人就很不容易，更不用講說性別相同的人，這幾年，政府單位推行的性別主流化，相信開始給



了很多人不同的省思，也會開啟你的另一扇窗。看著你樸實、認真的臉龐，我真不懂，你怎會愛上我！我只想跟你當朋友，但你的愛太濃烈，太呵護，我承擔不起，但我卻願意保護你，直到你有了另一段感情。

和你認識是在大學，那時正是一個揮灑年輕汗水的時候，我忙著和外校的女生打BBS，唱著學校的校歌當情歌，而你，忙著系聯會的活動，一開始你我雖在同一寢室，我卻沒甚麼去注意你，畢竟，你太老實，要你和我們出去玩，恐怕也只能落得一張好人卡，但你眉宇間的英氣卻深深令我感受不同，只是當時我沒發現，同學傳聞你是個有能力的人，我無暇與你深交，忙著談我的戀愛。

那次學校辦了個活動，我們好巧不巧一起出遊，沿途風光明媚，卻激不起我一絲興奮，因為我是出來散心的，到手的女孩跟別人跑了，我一肚子的嘔氣。你沿路陪我聊天，我才慢慢發現，樸實的你，確實有個與眾不同的心，你不只懂得詞曲，更懂得悠閒生活，與你比起，我真是膚淺了！讀外文的我一直沒有想到，一個讀理工的大學生，居然也能吟出晚清詩人龔自珍的：「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聽到真的是令人感動莫名，我一直以為理工的學生是不會去讀詩詞的，顯然我對理工科的學生有高度的偏見！

回學校後，我們常打球，我說我網球打得不錯，那年暑假你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下個寒假回來時，你居然能跟我平分

秋色，一問之下，原來你花時間跟教練學習，才有這般成就。

那年隆冬時節，我準備要返家過年，我們一起打理行囊準備離校，由於是搭同一班火車，我們相約一起回家有個照應，你見我背包舊了，又知道我是個光鮮亮麗的人，你把你剛買的背包讓給我揹，我問：「這背包你不是剛買，幹嘛給我揹？」你回答：「你揹這背包比較體面啦！」我哈哈大笑！

一年過去，我們就在歡笑打鬧中度過，大三要換寢室時，我見你依依不捨，其實心中也相當感慨，但想說，反正只要在學校就都遇得到，也就沒多想。那年，我過得並不如意，因為交往一年多的女友和我分手，我跑去向你訴苦，你說不如我

們去喝酒。這種心情不好的時候，喝酒就特別容易醉，我醉倒在你面前，你攙扶我到你住處休息，我記得我在淚水中睡去，卻隱約感覺到有一雙溫暖的唇貼在我的嘴巴，夢裡我褪去衣服，彷彿有人在夢中撫慰了我。隔日，我醒來時，你已經買好早餐等我了！

我騎著機車載你回學校，你沿途與我說笑，我卻無心，偕著頭痛欲裂的身軀，我只想飛奔回到宿舍休息，心裡一邊回想昨晚的夢境。那天，天氣很晴朗，我的心卻很灰暗，直到我回到宿舍，倒頭大睡到下午才醒來。

下午在球場廝殺，你來我往中，青春的汗水不斷揮灑，直到你我力竭，癱坐在球場旁邊的椅子上，你喝礦泉水後，遞給

我喝，我大口喝下，你告訴我：「我想帶你去環遊世界」，我隨意的回答：「好啊！有錢當然好啊！但怎麼會突然想去環遊世界？」「因為三個字」

至今我仍未曾有勇氣聽你說那三個字，只是我所答應你的，我會做到，我們是兄弟，會一起去環遊世界，但我更想要的是，你能找到一個願意照顧你一輩子的人，幫我把你照顧好，好讓你能健健康康陪我打球。結婚兩年，你還是會到家裡來坐，太太總會問，我們怎麼那麼好，我還是回答：「因為我們是兄弟！」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維尼

這是一家規模不大的出版社，老闆，主編，加上一個美術編輯，和最後進來的我，總共也才四個人。

與其說這像一家公司，還不如說像是一個小家庭。

剛復自用的媽媽，養著三個不成材的小孩……

老闆莎拉大姊頭是一個有名的畫家，靠著版稅賺了不少新台幣，看的出來年輕的時候是個大美女的她，沈迷在畫圖的世界裡，依舊未婚，聽說開出版社主要是想出版自己的作品。

主編美琪二姐大也是個漫畫家，但由於國內漫畫出版環境的淒慘，餓死的漫畫家和賺翻的漫畫家比例大概是10比0，因



此她只好出來找份工作，她總愛戴著一副厚重的眼鏡，與人交談時會一邊拿筆畫著圖，一邊流露出參雜了緬腆害羞嫌惡不屑恍神無視…等等的複雜情緒，按照報章雜誌上的定義，可以被歸類為『宅女』一派。

再來就是曾經令我有點在意的美編大哥龍二，他是一位GAY。

身高超過180公分，有一張國字臉配上微微的鳳眼的龍二平常不太說話，剛開始的幾個月我對龍二的印象，做事超認真負責，愛畫圖的他自我要求很高，總是把一張封面圖案修了又修改了又改，出版社出書趕不上工作進度的時候，留下來熬夜到天亮沒加薪趕稿的也總是他。

龍二不在的時候，我和老闆莎拉大姊頭會偷偷聊起龍二。

聽說當初莎拉大姊頭是在國際漫畫同

人誌會場上碰到龍二的，他的攤位正好就在莎拉大姊頭的隔壁，賣著自己畫的劇情誇張的改編同志漫畫，因為兩攤生意都很差所以聊了起來…然後龍二就進了莎拉大姊頭的出版社。

他對剛進公司的我有點愛理不理。

我也不太敢主動跟他說話。

從來沒有遇到過同性戀的我，其實有點害怕，跟一般人的顧慮一樣。

但同在一間辦公室，總有獨處的機會，也因此愛聊天的我還是忍不住想辦法開了話匣子。

不久候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跟龍二的相處讓我慢慢認識了同性戀的世界。

龍二並不排斥別人說他是同性戀，但他十分堅持自己是屬於猛男流派的同性戀，也就是說交往中的兩個情侶，都得是

猛男，他認為才能稱為『同性』戀，而內心是女生的男生和喜歡男生的男生交往，只能稱之為『異性戀』。

說真的，有點道理。

但老實說，我還是覺得龍二的個性裡，熱心大媽的成分要遠遠高於肌肉猛男的部分。

他會上網尋找性向相同的朋友互相認識，但對於我，他哈哈大笑對我說：『你不是我的菜，一點都不用怕。』一整年相處下來。

和龍二越來越熟了之後，我根本覺得，同性戀其實根本就是比一般人類還要優秀的種族啊！

有男性的優點，力氣大，強壯，卻同時擁有女性的細心和耐心。

至於感情的部分，他們也只會與相同世界的同性談戀愛，其他都完全和我們沒

有任何不同。

才知道，過去對於同性戀的誤解，根本就是社會集體的危言聳聽，如果你也有這麼一位同性戀的好朋友，我相信你也會和我有一樣的想法的。

但也因為社會的眼光，龍二不論在求職或是交友方面的確都會受到異樣的眼光，但事實上，除了性向的問題，他們往往比一般人更加優秀。

我想要說，

我很榮幸能認識龍二這麼好的朋友。





〈小豪的未來〉

文／林彥曦

「你聽過三峽清水祖師廟一年一度的神豬賽嗎？」小豪悠悠的說著，「那可是個非常響叮噠的年節活動，同時也為三峽地區的春節盛會推向活動高潮。參與比賽的各姓氏宗親每六年才能輪到一次，因此有幸參賽者莫不與有榮焉，並盡最大努力期能使自家的大豬公脫穎而出得到第一名。」

去年底母親告訴他農曆年後的正月初六，他們家也要殺一頭豬公參加祖師廟的酬神活動。因為老人家曾在神前許願：等大家都成家立業後，家裡將殺大豬酬神宴客。惟父親說他仍未娶，責任未了怎能殺豬還願？媽媽語重心長的說新的這一年適

本姓當家，這一次不還願，六年後他們還在不在這世上？誰也沒把握。

小豪紅著眼繼續說著：「聽到這件事後，我的心情變得好沈重，好沈重…，你能想像嗎？那幾天，我做了個從來沒有過的惡夢，而且竟然意識鮮明的夢到自己死掉了。這世上竟有人夢到自己死掉，你相信嗎？我一直很害怕在假日裡與家母單獨在一起，因為我們之間，似乎只剩結婚這話題可談。每年年關將屆，媽便又開始催促著我該結婚的事。就因為這樣，我竟然夢到慫老人家在耐性盡失後，放話要是我不當面給她個承諾，哪兒都別想去。在被逼問的煩不勝煩的情況下，我氣急敗壞的甩了門負氣離家獨自一人漫無目標的走在深夜的荒郊野外，卻不幸撞見命案現場而被殺人滅口。當我的靈魂離開了身體飄在

半空中時，仍因不知該何去何從而任由無情的冷風吹趕著。逐漸麻木的身體沒有了傷口的疼痛，卻只有深沈的悲哀。我問自己：『我可以回家嗎？』然後在無盡的悲哀中醒來。在冰涼陰暗的房間裡，我在黑暗中回想著夢中巨大的悲戚，那種感覺好逼真，就像真的死過一回，教人永生難忘。」

聽到這裡，對小豪老是不交女朋友的行為背後開始有所好奇。「是的！我是個不折不扣的同性戀。」我不曉得這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他一樣，被老天爺開了這樣一個大玩笑。「我們真的不是『故意』這樣子的。就記憶所及，當別人都沈浸於卡通影片小甜甜的淒涼身世時，我卻獨鍾情於海王子、小飛俠等英雄人物；就連家喻戶曉的白雪公主、睡美人、灰姑娘等

經典卡通劇，令我目不轉睛的亦是劇中風度翩翩、英雄救美的男主角。這個現象在小時候並不是個問題，但當我年紀越來越大時，它卻轉眼成為一個可怕的問題。等警覺到自己似乎真的與眾不同時，我也曾害怕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個人茫茫然的走在路上，心裡多麼盼望身旁呼嘯而過的汽車能夠一轉身把我撞得粉身碎骨。從小到大，您可曾有過能不能回家？該不該回家的茫然與徬徨？熱鬧的中山北路上，離家越近心卻越冷。」

看著哭得歇斯底里的小豪，的確讓人心疼。「入夏以來，一向身體硬朗的父親，突然因為感冒而臥病在床。經過幾個月的檢查，證實是癌症，然後化療不到半個月便過逝了。遺體從醫院送回來的第一個晚上，我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陪著他，坐在

一旁靜靜的摺著往生紙錢，就是不敢告訴他『爸！我是同性戀。您知道嗎？』我真的不敢想像，爸會不會氣到從棺木裡跳起來痛打我一頓；還是早已閉上的眼睛，會不會突然睜眼瞪著我，罵道『給我滾出去』？」

人生的路，有人一路行來鳥語花香，有人一生跌跌撞撞。複製羊桃莉誕生了，誰能告訴我「什麼時候複製人會誕生？」如果能等到這一天，那麼那被複製出來的另一個小豪，會跟現在的他一樣過得如此壓抑嗎？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無恨月常圓。我們的社會，什麼時候才能不再歧視角落裡孤單的人，進而公平的對待每一個不一樣的人？透過立法、經由宣導、座談與教育，每個人都不該受社會既定性別刻板印象的束縛，打造社會公義，讓男、女

同志、雙性戀與跨性別的人權得到重視，不再只是在朋友的小眾裡得到同情與溫暖。

願有情人終成眷屬，期待在可見的未來，小豪也能跟世上眾多的男男女女一樣的自在、快樂、幸福。您願意與我一起努力嗎？





〈最遙遠的距離〉

文／HYC

我愛上她了。誰？美術老師。美術老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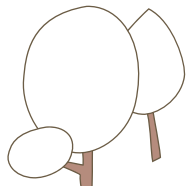
剛進入高中時，因為一次班級網頁的設計比賽，我和就可熟識了起來。其實我的設計才能根本就幾近於零，在網站架設方面也可算是個白痴，那次之所以參加，只是因為學藝股長就可除了自己之外還需要多一個人幫忙，卻沒有人自願，最後只好抽籤決定，而那時被她抽出來的正好就是我的籤。

之後那一陣子我們常常為了班網聚在一起，即使我們的分工已經很明確了—我負責蒐集需要的資料和照片，而設計和網

站架構則交給就可—其實各自負責好自己的部分就好了，但我還是喜歡在就可帶來自己的手繪板，用班上電腦簡單的繪圖軟體親自畫出充滿設計感的插圖時旁觀著，為她的巧手嘖嘖稱奇。

「我國中是美術班的嘛！」每當我稱讚她的畫時，她總是不好意思地撥著那頭短到不能再短的短髮如此說道。

有時她也會樂意教我一些繪圖技巧，雖然我在美術方面的毫無天分常讓她的苦心教導白費，但她一邊仔細講解一邊小心地調著顏色筆觸等細節示範時的認真總閃耀著令我感動的光芒。就可是個內向的人，總是羞赧地笑著不太說話，但一旦認定了朋友就是好到沒話說，這點我在製作班網的過程中有很深的體悟。



班網終於完成後的效果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地好，我們也真的順利得到了比賽的第一名。

後來我們又一起合作了一些壁報或佈置之類的比賽，但更多時候是就可自己積極地參加了各種藝術比賽，為未來想申請美術系作準備。漸漸地我能看見她的時間也越來越少了，下課放學她總是直奔美術老師的辦公室討論比賽。這一年她也真的得了不少獎。

雖然知道她為了比賽常與美術老師有所接觸，而她的外貌或言行舉止說是T也並不讓人驚訝，加上美術老師的確漂亮有品味人也好，年紀也不過二十幾大不了我們幾歲，與就可的志趣應該也相投……。但就算這些理由聽起來再合理，就可那麼

認真地對我說他愛上了美術老師還是令我嚇了一跳。

你真的喜歡她？她是拉子？她知道你喜歡她嗎？她喜歡你嗎？她對我的問題只是傻笑著，一臉被愛情沖昏頭的癡樣。

後來美術課時我偷偷觀察就可，果然是比上什麼課都還要認真，彷彿美術老師的每次呼吸她都能深深贊同似的，下課更是找盡各種機會混進美術老師的辦公室。她是真的愛上美術老師了。我想。

學校大道上的楓樹紅了，枯了，綠了，然後又紅了。不知不覺我們升上了高三。就可始終沒有向美術老師告白，但那愛戀也沒有隨著時間而淡去，她還是常常去找美術老師，跟我聊天的話題也喜歡繞

著美術老師。其實我想美術老師不可能不知道就可對她的特別迷戀，只是假裝不知道而已。

我猜就可的暗戀會在她自己決定結束的那一刻才會結束，直到某天美術老師在課堂上向全班宣布她要訂婚了，對象是親戚介紹的條件不錯的醫生。「我媽希望我在三十歲前嫁出去。」美術老師微帶無奈地說。我順著她的目光瞥見就可把頭埋在手臂中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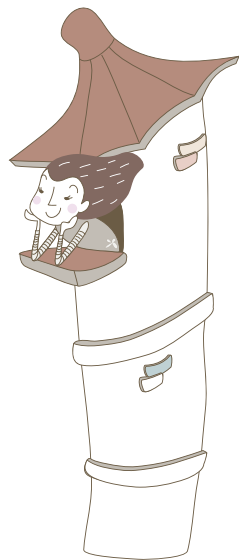
下課前就可傳了紙條給我：

為什麼？性別？身分？年齡？

我的告白成功了，沒想到是goodbye kiss。

我不知道能說什麼，只好畫道六色彩虹傳給她：

幸福就在彩虹的那一端，只是不是人人有勇氣跨過去。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Chieh

G滿臉倦容的替我開門。

「怎麼啦？」我問。

「愚人節快樂。」G說。

「嘎？」

「愚人節快樂。」

「Shit！你大老遠把我叫來你家，不是只是為了跟我說愚人節快樂吧？」我大吼「而且現在是凌晨十二點半！！已經四月二號了！！」

「你知道，我今天出櫃了。」他倒在沙發上，有氣無力的說。

「嘎？」

「我跟我媽說了。」

「然後呢？」我在他旁邊坐下。

「沒怎樣，她以為我在開愚人節的玩

笑。」他啜飲著啤酒，「但是你知道，我已經不想再瞞著她了。家人之間本來就不該有秘密不是嗎？又加上她最近一直很積極的介紹那個誰誰誰的女兒給我。Shit！我還在念書耶，這麼早就想把我推進墳墓。」

「哈，可惜你不喜歡女生，不然你就可以少奮鬥十年囉。」我沒良心的笑著。

「要我假裝也不是辦不到啊。只是我覺得這樣對我和那個女生都不公平。重點是，這樣對J最不公平啊。」

「J知道這件事嗎？」我站起來，走到廚房去翻啤酒。

「小姐你也太隨便了吧？你是客人耶。」他瞪了我一眼，繼續說「他還不知道。我也不打算讓他知道，他心思太細膩，很容易就多想。」

「沒辦法啊，你這個主人招待不周，

我這個客人只好親自動手。」我慢條斯理的打開啤酒，「那你覺得瞞著他就對他比較公平嗎？依照J的個性，你一開始不講清楚，若事後被他知道，他只會想更多。」

「不知道啦。反正到時後再說囉。Shit！為什麼這個社會對同性戀的接受度這麼低？」

「誰曉得。你自己加油。」我將啤酒一飲而盡，說：「欸，沒事的話我先走囉，明天下午還有課。掰。」

「再見，回去小心。」他站起來，「到家打電話給我。」

「哈，你總算恢復了一點Gay應有的溫柔體貼了。」我笑著說「欸，酒不要喝太多，菸不要抽太兇。」我盯著桌上的菸灰缸和酒瓶，「同志的權利還要靠你打拚呢。」

「你就只知道耍嘴賤，我自己會照顧自己啦。」

「嗯，你保重。」我輕輕的將門關上，留下他一個人，還有一直陪伴著他的酒和菸，他最親密，也最不忠實的朋友。

回程的路上，我想起了和G相處的回憶。

他是個很特別的人，對很多事都有自己的見解和品味，常常會特意隱藏自己的本性和情緒。事實上，班上的朋友相處那麼多年下來，也只有我知道G的性向，而其他朋友都以為我和他是一對，殊不知我們其實只是好姐妹。也因為只有我知道G的性向，他常會對我大發他對同性戀的看法。

「你知道其實我很討厭別人知道我是同性戀這件事。基本上，這個社會對同性戀有太多的歧視，每次有人知道我是

Gay，一定會覺得我怎樣怎樣。但是Gay其實跟一般人一樣，只是我們愛的人是男生，難道這樣有錯嗎？誰規定男生只能愛女生？難道男生就不能愛男生嗎？」他曾這麼說，「相愛應該是一種最原始的本能，是不能用理智去判斷的。如果今天你很理智的去分析你為什麼愛對方，那麼，你一定不夠愛他。既然是非理智的事，那哪有男生、女生的分界呀？我愛他就是愛他呀，幹嘛要分男生女生？因為她是女生所以我愛她，因為他是男生所以我不能愛他。這樣區分不是很奇怪嗎？」

「照你這麼說，你有可能一天也愛上女生囉？」我笑著問。

「對呀，為什麼不行？如果有一天遇到一個我真的很喜歡的女生，為什麼不愛呢？」他正經的回答，「相愛本來就是很原始的事呀。」

「喔，這樣呀，所以你其實是雙性戀？」

「說不定喔，不過我愛男生多一點。」他狡黠的回答。

大約一年多前，他和J相遇。他們之間非常的合拍，就算交往時間不長，但根本就已經認定對方。G常跟我說，他很幸運，能在這個醜陋的城市中遇見如此美麗的人。雖然我不太認同他們常把分手掛在嘴邊的相處模式，但我還是很祝福他們。

一個禮拜後，G跟我說，他媽媽算是默認他是Gay的事實。不過她還是堅持是因為他還沒遇見「天命真女」才会有如此錯覺。他媽媽還是要繼續介紹女生給他認識。雖然我們都覺得很無奈，不過也算是最好的結局了。





〈彩虹影子〉

文／亦辰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亦辰，他很畏懼，也害怕面對自己，因為他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藏在心底，就是他是個男生也喜歡男生。

這個秘密藏在他心裡很久很久，使得他無法在社會上能夠活出自我，一個平常人最簡單平凡的事，對他來說卻是比登天還難。「你喜歡怎樣的女生？」「那個妹好正啱你覺得呢？」「我們去PUB跳舞虧妹好不好？」或者長大點「你交女朋友了嗎？」「什麼時候結婚呀？」「什麼時候生小孩我等著抱！」這些種種的平常會說的，句句都造成他無比的壓力，這些有形無形的壓力，對於他來說就是自出生以來註定要面對的，也無法掩飾無法迴避，他一心只想解脫，

想做自己，但又被現實中各方面的事給牽絆著，什麼倫理道德，什麼亞當夏娃，什麼傳宗接代，一大堆的道理使他一直跟我辯駁著拉扯著甚至爭吵，也帶來彼此心中無比掙扎。

而我是個熱情的、活潑的、善良的熱血男孩，從小生長在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家中有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和妹妹，一共六個人外加一隻愛叫的博美犬，大家庭下成長，獨子的我倍受百般呵護，鋼琴、畫畫、電腦、陶藝、游泳、英語、心算、溜冰等才藝課程豐富了我的童年，在學校和同學都相處的很融洽，功課方面也非常優異。幽默感常常讓我在朋友間成為開心果，樂觀隨性又愛冒險的個性讓我做出許多瘋狂，下雨的時候沒帶傘，雨中奔跑的灑脫，期待著回家享受熱水澡的暢快；冬天吃冰夏天泡溫泉，一切逆著



走體驗其樂趣，許多瘋狂與浪漫不斷塞進著我這個年紀。

這樣的我應該沒有什麼煩惱與憂慮，但在我八歲這一年，大約是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遇見了亦辰，慢慢的認識他這個朋友，他開始向我透漏一些他的煩惱，開始慢慢跟我傾訴，拖著我的生活，不斷佔據侵蝕我的情感，每次與他面對都讓我覺得罪惡，因此產生畏懼感拖累著我，使我力不從心。直到有一天他很認真的告訴我「他是個男生喜歡的也是男生」，這一刻起開始展開我和他的拉鋸戰，也每天日以繼夜的不斷重演著，心中很多為什麼，許多不解與疑惑，透過網路一一都得到了解答，【UT聊天室】【TT1069貼圖網】【拓網交友】【拓峰網】等等的同志網站裡找到了同類與宣洩的管道，原來亦辰的思想與生活存在著這樣的秘密，這是一個我原

本完全不知道的另一塊被丟棄的世界，這個世界在角落，無聲的，渺小的，但是存在著，只是沒被發現而已。

如今我和我的同志朋友亦辰，認識了這麼多年，其中從爭吵打鬧不愉快到分析了解深入與期盼，一開始我也是非常害怕的站在他的另一邊，極力想要把他拉回異性戀多數人的世界，現在我想，我已經與他站在同一邊，才知道我們真正面對的壓力好大好大，社會給的壓力、家庭的壓力、傳宗接代的壓力等等，我們多希望也期盼不破壞原本和樂的家庭，多想要不辜負眾人的期望，但是我們做不到，做不到欺騙，我們還是原本天真無邪的孩子，請給我們一個不要帶著面具的世界，我和我的同志朋友，我想我們從出生就註定要在一起，因為我就叫做亦辰。



〈紫戀〉

文／雪子

那年，真是特別的一年。先是被一個喜歡女生的女生，追求同是女生的我。而後的那幾個月，驚覺女生朋友對我傾訴感情困擾的對方，竟也同樣是女生的性別。

突然之間，發現原來自己的周遭，同志悄悄的、無聲的，充斥在這個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的世界。但是，真的這個世界，什麼都不奇怪嗎？如果，你有勇氣說出自己喜歡的人其實是同性，你就會發現，原來世界上能夠接受什麼都不奇怪的人，其實……也真的不少。而這些不少，就是因為你的坦然跟勇氣而增加了許多。

我的一位朋友，姑且就叫她「紫」。

「紫」是個皮膚白皙、個性體貼的女孩。取名為「紫」，就是因為她女人味十足，卻又是個行事風格神秘的女孩。我和她認識不下十年了，聽過她談感情的事，次數五根手指頭數的出來。總是聽她訴說自己感情的困擾，卻從不見她感情對象的“真人”。多次的開玩笑中，我對她說：「你的感情那麼神秘，你……該不會喜歡的是女生吧？」當然，對於這樣我所謂的“玩笑”，她也只是聽聽，沒反駁也沒故意的反K我。而我，也沒多想這樣的揶揄她，更讓她的感情一直縮小在她自己的圈圈裡面，更無助、更不想曝光。

有一天，手機接收到「紫」寄來一封充滿崩潰字眼內容的簡訊，嚇到了大條神經的我。我急忙的趕去她家了解她的狀況。一見到我的「紫」，哭個不停，我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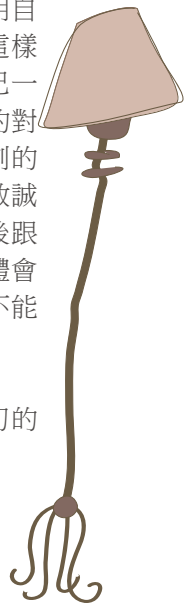
才驚覺，原來，我以前認識的堅強溫柔的「紫」，只是其中的一小面，也許她是一個很脆弱很脆弱的女孩。而這女孩，隱藏著一個小小的……不……應該是天大的秘密！

終於，在這次的大崩潰中，她跟我坦承，她愛的是一個個性率直的「女生」。她原以為她可以像之前那樣的自己，努力隱藏感情，不要牽涉到任何人，或是努力的堅強，覺得自己愛女生的情緒，可以控制的在掌握之中。不過，在這世界上，最難掌控的～就是「感情」。她高估了自己對於感情隱藏的持續力，當然也要感謝這持續力的衰退，她才能見到坦然、光明的那面。

原來，這對我大告解的機緣，是因

為她愛的那女孩一因為率真、因為忠於自我一於是跟她說：「如果我跟你的在一起，是得這樣躲在心中，那……那我想要去尋找，有陽光的地方。」紫不是不懂隱喻法的女孩，聽這樣的話，當然嚇的拿捏不住原本自己不願曝光的原則。或許吧，她愛的這女孩，有點逼迫性的要她表明自己的性向。也許好、也許不好，不過這樣的機會，也讓「紫」正視感情不是自己一個人隱瞞的開心就好——雖然她之前的對象，也都能這樣的隱藏。而我，才深刻的感受到之前對她的開玩笑，讓她更不敢誠實面對的殘忍。而這些，我都有在事後跟她說抱歉；因為我不是她，無法真正體會那心中的難過，不能體會就算了，更不能傷害她才對啊！

當她不太理智的跟我訴說這一切的



時候，老實說，我還挺開心的。而這開心，不是因為我知道一個朋友的大～祕～密～。而是因為她終於為她的感情，找到陽光坦然的方式，我……很樂見朋友這樣的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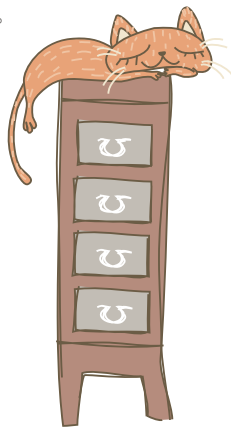
而後，我細想見過她們一起出現的場景。覺得「紫」的她，對她的貼心主動，不就跟一般男孩子對於心愛女孩的反應一樣，對「紫」的不滿情緒，細心溫柔的安撫著。這樣的寵愛～如果換成一般的男孩子，卻對「紫」不夠呵護了解的感情，到底那邊才是「紫」真的可以感情寄托的對象～答案應該很清楚吧！

人，活在世上，不就是尋找一個「值得」！。如果這個值得，在不危害別人或自己、在不引起週遭朋友的不愉快、在不

增加社會的負擔……那這樣的情感，只要對的起自己與愛的那個人。性別！真的那麼重要嗎？

我想，現在的人都挺聰明的，應該找的出適合的答案。當然，這個答案，也要有「同理心」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所愛，是男是女，都只是形式上的象徵。重要的是，對方是不是你心中靈魂能契合的對象。這……才是真正的「值得」吧。





〈GO GO! Out & Proud〉

文／魔根

同志（LGBT）以一種很藝術的方式，
進入了我的生命核心。

在必須穿著合乎規定的制服、頭髮也禁止染燙的高中時代，同學之間熱衷的某個東西不但衝擊著我的感官經驗，還點醒了我自己的世界觀受到傳統觀念多大的封閉。我在的班級是女生班，當時班上有一票人既愛寫小說又會畫漫畫，並且，她們更愛看所謂的BL漫畫和小說，當然，這也是被禁止的。我才知道像她們這種愛好者並不在少數，即使是身在這樣一個不允許不一樣的體制之中，學生們的活力和創意仍然有如一個自給自足的小型地下社會運作著，她們甚至自費出版自己的作品，從

故事本身到封面插畫，題材有奇幻的有架空的，都是出自她們之手。在此刻，同志才走私似地出現在我認知的世界裡。

一直以來，我對不平等的、禁忌的東西總是特別敏感，姑且不論BL這類作品是否可以代表男同志的真正樣貌，我卻在裡面找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境界。人的外貌可以超越性別，情感愛戀也可以是在性別之上的。當然男生愛男生，女生愛女生是有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中性，更是現代社會的主流。對我來說，同志情感是很具美感的，是一種全新的美感經驗，因為當對象是同性，這通常都不是社會觀念傳統教條會告訴你該如此的；然而心中那股悸動是那樣鮮明強烈，這就是真實。而真實的東西擁有感動人的力量，不是嗎？這種絕對、純粹、強烈的讓人害怕的感情，應

該是能夠被理解和欣賞，有時候，這樣的感情反而更讓人覺得真實。

然而我是上了大學才有同志朋友，應該說，大學後我的生活圈充斥著同志，從同學到教授。除了對文學及藝術的感受力高之外，我進而發現，同志通常都比較早熟，想法也比較深刻，然而，他們的早熟卻是一種背負著傷痕的早熟。也許是因為很早就發現自己和別人不一樣，同志會在比較小的時候就開始思考存在的意義，除此之外，同志對人們對社會的行為模式和規則，也有一種超然又深刻的了解。但這些理解和成熟並不使他們過得更有歸屬感，對某些（通常年紀比較大的）民眾來說，同志的存在是驚世駭俗甚至傷風敗俗的，而同志身份好比泛著異樣美感的刺青。在「刺青師」一書中敘述，意外被困

在南太平洋島嶼多年的主角，帶著滿身傳記式的刺青回到紐約之後（因刺青在那個島上是很重要的文化），所遭遇的歧視：「……就像這些日子以來我所經歷的，我的刺青並不如預期中的讓人深刻感動；對於那些過於神經質而無法正眼看我的人來說，我不過是個異類，而對於那些真正敢看著我的人來說，我一定是這世上最孤獨的靈魂。」

我認識的許多的同志朋友都是態度真誠又幽默，性格熱情卻又囂張的有趣類型，和他們在一起總是高調的很開心，因為跟他們聊天沒有禁忌，所以我們都用很重點又直接的方式暢談。之所以說他們囂張，是因為他們並不避諱自己的傾向，重點是，他們用一種很自我但又不討人厭的方式悠遊人間，他們有身為同志的自尊跟

驕傲。這也是我從同志身上學到最重要的道理，那就是，縱情去活，真心去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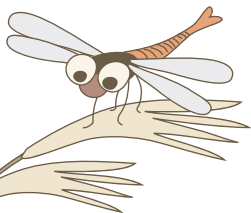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小雀

我的同志好朋友、也就是我人生中最
重要的伙伴——我的老公。

他是個纖細、敏感、重感情的人。他
喜歡生活中美麗的事物、且有獨自一套見
解、也喜歡與人分享。有時他會像個女孩
子一樣任性鬧彆扭、但當你需要他支持
時、他也會撐起手為家扛起責任的擔子。

或許是同志特有的身份使然，他對生
活一些細微而美好的地方很有自己的想
法。所以認識他以後，我才知道用心去觀
察品味的話，平淡的生活中也可以處處有
情調。就像跟一個好姐妹一樣，有空時我
們也會一起去逛逛百貨公司、書店、家具



店、去吃個下午茶、去專櫃一起試擦最新上市的睫毛膏…。有時甚至是他認真地研究男性保養品，而我在一旁等待，就好像一般情侶的性別顛倒版。和搞笑的他在一起，即使沒做什麼只是隨便話家常，似乎也能笑聲不斷。就像他曾說的：「我們似乎去哪玩都沒差，只要是兩個人『一起去』，其實就是很開心的事。」

有時候會覺得他比一般女生還浪漫。做一些事、說一些話，就常能讓我很有感動。難道是因為我的「感動燃點」很低嗎？似乎也不完全是，很大的原因在於他的真誠。比如他從以前就不曾對我隱瞞過同志身份的事情。其實早在交往前我就知道他的身份，但因為他的誠實不造作，以及相處下來的默契，所以在他提出交往的時候，我真的是很開心地接受了。而從他

對家人的態度來看，我發現我們對於未來家庭的理想圖是如此的相似。這些種種、讓我覺得跟這樣一個可愛的男人組個家庭也頂好的。我有把握我們的結合必定能組成一個開心的、自由自在的、能相互扶持的家庭。

當然，就像現在看著這篇文章的讀者一樣，身邊幾個知情的朋友剛開始會感到不可思議，甚至充滿懷疑；而他也曾經跟我說過，他會擔心跟他結婚的話，我將會受到旁人閒言閒語的傷害。但其實我心裡想的是，當他跟同志圈朋友說結婚的事實，肯定會受到更多的不諒解與不支持，而那些同志朋友也許有一部分是他重視且能真正分享心事的對象；畢竟我身邊的朋友大多是不知情的，所以比起我，他絕對需要更多的勇氣。然而另一方面，當他跟

我說，誰誰誰聽到我們結婚的事情後，給予了真誠的祝福且正面的態度時，從他口氣與眼神透露出的開心，讓我也由衷的高興起來。

我們兩個建立了一個約定，不管身邊的人怎樣想怎樣看，其實也不需要做過多的解釋，只要我們兩個人是幸福的，關心我們的朋友自然會感受到。就是這樣的一個信念，支持我們走過來。

至今，我們已結婚將近一年。我們已經歷了由「他人」到「家人」的改變，他由家中的么兒子變成一家之主，我也由么女兒變成家庭中另一個棟樑的角色。這樣的人生變化，我們得以一起學習成長。雖偶爾會有衝突或不愉快，但也藉由不斷的溝通，一起設法渡過難題。這樣，就是

「夫婦」啊！

天時地利人和加上無限的幸運……我們，將成為人父人母。哈！似乎又是個不可思議！我們好期待兒子將來像爸爸，是個細心、重感情、有藝術天份的人。最好還要很MAN囉（這樣的要求會不會太多啊？）。當然，若他也是個喜歡去專櫃試擦保養品、或願意跟爸媽一起敷面膜看電視的兒子的話，似乎也是頂不錯的。



〈我的同志好朋友〉

文／Angel

「熊」是讓我開始意識到同志真的存在身邊的第一個同志朋友。

熊是我的小主管。幾年前我在一個環境顯得相當古板滯悶的地方上班，辦公室少數看起來感覺還有點朝氣的活物，大概就屬我和他兩個年輕人；我們很快就私下結成了一個小小聯盟，除了嘲弄同事和抱怨上班遇到的不順，生活中的點滴也很自然的互相分享。那時我很天真，完全沒有意識為什麼和異性的他，一起上班、一起吃飯、上班吱吱喳喳不夠、下班後有時還可以聊天聊到深夜，感情好成這樣卻一點曖昧的感覺也沒有。熊的細心超越了我有過所有與長輩平輩晚輩男性接觸的經驗。



當然一開始他總是說他和他的「女友」如何如何，直到他一片真情慘遭拋棄，才在半醉半醒混著哭腔與淚涕中，吐露了他之前口中的女友實際上是男的。

是的，熊是個男同志。在這層關係釐清之後，我們的話題又廣闊了一點；他開始將他的顧慮說給我聽，譬如說擔心同志身份會在家庭、職場等人際關係上遭遇挫折，有時我會覺得他想像的情節會不會太過恐怖了一點？把胖壯的自己幻想成宇宙人倫大悲劇裡乾癟的主角，想想最後要承擔壓力的是他，我也就只能用聆聽來表達支持。

但最令我匪夷所思的一點，發生在某晚我們的二傻火鍋會上；他在我的住處，我們一邊看新聞、一邊毒舌其中話題下

飯。那天白天正好是同志遊行，畫面特寫著一些打扮妖冶的男人、和西裝筆挺牽著女孩的女孩，有別於其他話題慣有的消遣口吻，他幾乎是噴出火來動怒地指著遊行的人罵。他受不了這些不男不女「這樣不是讓人以為同志都是這樣嗎！社會已經這樣看我們了，人家會以為我們都是這樣不正常。」說真的，他雖然一身安全的POLO衫、休閒褲，還留著點絡腮鬍子、吃出一點小肚子，但舉止、言談、以及在意自己外表細節的程度，跟一般的異性戀男人總有點那麼不一樣，一種不同於斯文男人的陰柔總會洩洩出來，難道他不知道嗎？難道這不是他要的嗎？難道他以為大家都看不出來嗎？



我雖然有些不解，但當時想，他也許不是沒道理吧！他為了不想讓人懷疑，或甚至，說不定他為了要向社會證明，「同志跟一般人沒有不一樣」而努力收斂著、壓抑著，看到其他同志在媒體前如此暴露，要是當時是在外面吃飯，看新聞引起旁人的閒言惡語，豈不教他難以承受。

之後，有次和他到一家美式餐廳用餐，我做了一件讓我至今回想起仍非常愧疚不知如何彌補的事。隔壁桌來了群「妖氣沖天」笑得花枝亂顫的男同志（是從談笑內容中知道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外表臆測），熊看不慣暗罵卻被聽見，兩邊吵了起來，我為了「維護正義」衝口「你們實在很噁心，同志哪像你們娘娘腔只會讓人瞧不起！」然而平時髒字不出口的我，馬上意識到自己說出傷人的話，因為對桌雖

然還有一兩句還擊叫罵，但不論這桌那桌，好像突然有一股寒氣逼了上來。

我有點懊惱，其實我並不真的那樣想啊！衝突發生前，聽著「娘娘腔同志」笑鬧的我，對他們自然表露的浮誇、風趣而一語道破虛假人生的直率，有時忍俊不住心裡偷偷喝采。只是嘴巴太快大腦晚了一拍，覆水難收。

之後我跟熊再也沒有提起任何有關娘娘腔話題，或是說，我們之間彷彿出現一個關於娘娘腔話題的禁忌，隔閡著我們友誼進展。另外也因為，接著公司要辦尾牙，他竟當眾唱和著無聊豬頭上司，提議所有女員工穿馬甲和短裙「犒賞」男同事的眼睛，還有一次關係著我去留的業務報告，他為了想和新近的底迪有進一步共

事的機會，狠心刷掉了我……，我們的關係，就此劃上句號。

換了一個活潑的工作環境後，我有機會認識更多、各種類型不同的同志朋友，其中也不乏像那次在美式餐廳遇到相似類型的男同志，他們反應之敏捷、發話之犀利，真讓人覺得天天置身「鐵獅玉玲瓏」中。

我必須承認，身為女性的我偶也苦惱於不識相歐吉桑把肉麻當有趣的爛笑話、或粗魯無禮歐巴桑過份熱中婚姻交友等八卦式的關心，過去好像只能隱忍、背地咒罵洩憤，現在有了這群利嘴GAY幫腔，更多直接大膽到讓他們瞠目結舌的調侃式回應，我感覺暢快、也有力量多了。

如今我已對熊的「背叛」稍稍釋懷，畢竟每個人對於如何應變環境的能力不盡相同，而同志確實得更早開始自我掙扎的歷程，許多狀況下，可能基於自我保護，當下做出損人卻不見得利己的選擇，或討好主流以期減少每日需要面對的逆境。然而我更感謝活得理直氣壯的「怪胎」同志們，讓我知道順從並不是回應傳統的唯一方式，他們啟發我善用自己的創造力和智慧，活出更勇敢而不同的生命。

走筆至此我已迷糊了，也許我不只為支持同志朋友，若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那麼我要為所有干犯眾惡、桀傲不馴的每個「自己」致敬。



A dried, spiky seed pod, likely from a Mimosa pudica plant, hangs from a dark, thin branch. The seed pod is large, round, and covered in numerous long, thin, dark spines.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light blue gradient.

支持力量的重要性

一個女同性戀的深切感謝

小玉

集合出版社社長

親愛的異性戀媽爸。謝謝您們懷胎十月生下我。乳我、抱我、育我，當我生病您們焦急替我尋醫，當我上學您們為我張羅吃喝學費。而您倆思考到我的人生路最後，確實衷心希望我跟大部分的女孩一樣，有個好老公，生幾個好孩子，擁有安全幸福的一生，老了不會沒人照顧。

對不起，我猜這輩子除非去國外，不然女兒我可能無法在台灣結婚了。因為您們都已經知道的，我交的是跟我同性別的「女朋友」。雖然我很想跟優秀圓滿的她結婚，可是台灣律法還不願意。或許我的女朋友會想要生小孩或領養，而您們的女兒很樂意跟她一起用最大的心力，去撫養國家未來的小幼苗們，然而，我知道您們內心仍會不安。對不起，我讓您們不安了。雖然，我知道我說對不起，可是我心

中其實更想說：「感謝您們養我，讓我從小受教育。」因為受過了教育，我終於學到，異性戀的您們，也是相愛的，雖然愛字從來沒有說出口，可是一個眼神，一桌早餐，一兩句陳年往事玩笑話，相愛就在其中。當我看過您們的幸福，我才相信世界上有幸福。然而對不起，也是因為我受過教育，所以，我學會了更深的思考。

身為女性，我愛上的女性，她除了目前不能透過性愛讓我生小孩，她對我的好，就如同您們互相關懷的那份扶持。我很感謝她的愛與付出，這份女性帶給我的美好，讓我成長。是的，我知道看過她的您們會偷偷地想，這麼好的女生，怎麼不找個好男人嫁了？同理，這麼優質的您們的女兒我，難道找不到比我女朋友更好更體貼的男人了嗎？

親愛的異性戀爸媽，謝謝您的設想。

是的，我知道我有一個很好的爸爸，然而，我也知道我有一個很好的媽媽，對我而言，爸爸跟媽媽給的愛，都是一樣好的。所以，我受過教育之後，學到的就是「男人」跟「女人」都一樣棒。更精準地說，只要是人，不分哪一種性別，都有自身獨特的美好特質，世界上沒有哪兩個人是完全一模一樣的。親愛的爸爸，我相信您不會說，「男人肯定比女人更好」，對嗎？親愛的媽媽，我相信您也不會貶低同性別的女人，說「女人只能靠男人」，對嗎？感謝您們，就是因為您們不是這樣教育我的，所以我知道，每個人都值得被好好愛。

而我為什麼會選擇女性而非男性呢？如果我說，「就是感覺對了、緣分到了、月老的紅線或姻緣線替我牽來的」您們會不會會心一笑，笑著回想您們當年是怎樣因為媒妁之言，就攜手度過了人生的大半時光呢？

親愛的異性戀爸媽，我希望您們經常是能因為日常生活的小美好而笑著的，而這日常生活裡面，還有個不遵守所謂的出嫁傳統，硬是愛留在老家的「不想嫁、女同志女兒」，她很樂意陪您們泡茶，跟您們談論八點檔劇情，或是跟您老一起嘆息門前那些被颱風吹壞的花兒樹果有多可惜。偶爾，她的女友也會來陪您們聊聊現在的奶粉和以前的麵粉袋，同樣的都是粉，世界已經這麼不同。

親愛的媽爸，您們的教育沒有強調要您們把愛說出口。可是我慶幸我們這個時代的教育有教導過我。我非常非常愛您們。對不起，女同性戀女兒的我，讓您們曾經不安了，但是，謝謝您們，我太清楚了，您們的時代也沒有教您們把「支持」兩字綁在布條上，或是掛在嘴巴上。可是，您們沒有在知道我是女同性戀的時候，跟其他少數的爸媽一樣，把我痛打一頓，也沒有放棄碎碎唸，想把我的唸回異性戀那個其實相對輕鬆的感情路。更感謝您們在我聽完您們的碎碎唸之後，換我把我學到的國內國外同性戀小故事都拿出來分享時，沒有掉頭就走。就算您們一邊看著最高收視率的八點檔，我都知道您們其實把面對我的那個耳朵張得超大，其實也花了生命裡的寶貴時間，去聽聽我這奇特的女兒，究竟能講出什麼讓您們哭笑不得的

理論來。謝謝您們，我活到老、學到老、擔心心愛子女一輩子是否會幸福到老的老媽媽老爸爸啊！您們用碎碎唸來理我，就是最棒的支持！

親愛的異性戀、同性戀朋友啊。對不起，用了您們買書的錢，努力地撐了八年的，台灣第一家女同性戀出版社，到現在，還是不夠讓更多友善的民眾，知道「同性戀」這幾個字的真正內涵。

對不起，雖然我曾經因為主持第一屆的同志大遊行，跟現任的總統握過手，並且讓各大媒體，見證總統對同性戀者的祝福。可是，總統就跟世界其他國家的多數元首一樣，有太多的子民要照顧。我還沒有辦法請總統在繁忙的公務中，抽出時間來讀一讀，因為各位願意買書才賺來的錢

所出版的六十幾本女同志的書，如果地球上的總統就跟愛讀書的讀者一樣，願意每一種議題都深入接觸，他們一定能判斷出，促進人群的相愛，永遠都比分裂來得更正確，更重要！

對不起，我明明知道台灣的圖書館有5000所左右那麼多，而您們無論經濟景不景氣，掏錢捐書都超踴躍，然而，目前台灣仍然只有405所圖書館收錄了小集的拉子書而已，對不起，我會用您們給的錢，更努力推廣，讓台灣更多願意了解女同志的大眾朋友們，都有有內涵的拉子書可以看看，好嗎？

對不起，我親愛的異性戀朋友手足們，無論您是圖書館員，校園裡輔導室的老師，聽過我演講的學生或民眾，還是我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社會的同學、同事們。這麼多年來，您們一樣花了時間，也花了精神，甚至花了金錢，讓我這樣一位公開的女同性戀進入您們異性戀的珍貴生命氣息之中，然而，我能為您們親自做的事情太少。

對不起，我親愛的同性戀朋友手足們，無論您是LGBT裡面的哪一種，這麼多年來，您們更一樣花了時間、精神、金錢，讓我這樣一位公開的女同性戀進入您的生命氣息之中，然而，我能為您們親自一一做的事情也是太少。

所以，除了打從心底說對不起之外，我怎麼能夠不說謝謝謝謝謝謝您們！

謝謝您們的參與，豐富了我的女同性

戀生命，這是您們給予最「夯」的支持！

2008年，國片海角七號大賣座。在一家可以坐滿400個人的戲院裡，約佔同性戀佔比例的百分之十，裡面會有40個同性戀，還有360個異性戀朋友。當這四百個人一起看一齣電影，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大笑或擦眼淚，當這四百個人看完走離座位，每個人都能自由問別人或問自己：「我最欣賞哪幾個場景？」然後，可能會聽到有人說：「我前陣子看過了【地心探險記】和【飄浪青春】，想再去看看【花吃了那女孩】或是【罔男孩】，要不要一起去啊？」

是的，充滿了陽光的月光的星光的世界裡，有同性戀和異性戀導演，努力替大家拍著片子。同樣的狀況，360個以上的

行業裡，異性戀和同性戀攜手努力的狀態太多了。蔡康永和小S主持的節目，還喜歡嗎？同性戀寫的流行歌詞曲，異性戀知名歌手演唱的，還喜歡聽嗎？大家一起看見或聽說的彩虹，美麗嗎？

我親愛的LGBT同友和異性戀友們，謝謝您們一起成就了這一切，而讓我這樣一個拉子，有生之年可以享受這麼多元的不同。

啊！當人真幸福！被整個世界的良善力量所支持的世界，當我們願意動幾根手指，輸入「同性戀」、「異性戀」、「相愛」、「快樂」、「圓滿」等字詞的時候，我們真正搜尋到的，將是所有人類，最終的互相扶持！

A close-up photograph of dried rosehips and rosehips on a branch. The rosehips are yellowish-green and covered in fine, dark, hair-like bristles. The rosehips are brown and dried, showing the texture of the petals.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light gray.

一點善意讓生命更茁壯

方絜恩
台灣TG蝶園

近幾年跨性別運動讓我覺醒，看見未來，不過，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暖和鼓舞才是支持我走下去最重要的力量，給我勇氣，讓我重拾對生命的期待。

十幾年前，一位男變女Kandy Chen回台灣發展演藝事業，當時常常見到Kandy在電視上出現。有一回陪著父親拜訪一位熟識且和藹可親的長者，適時Kandy又出現在電視上。這位原本溫和的長者頓時臉色大變、咬牙握拳對著電視機叫囂：

「不要讓我當面遇到，這不男不女的人妖，我要把你的骨頭拆散。」

我不禁莞爾一笑，有股衝動想當面對他說：「伯父，我跟他一樣也是『人妖』。」

真想看看這位三分鐘前還讚美我的人，知道我也是「人妖」之後下巴掉下來的樣子！

想當然爾，我在這位慈祥的伯父面前還是個男人樣，我不願意偽裝欺騙，但是人們不想面對真實，不願意看到我所認同的女性形象，我只好戴著面具，順從大眾的期待在夾縫中求生存，經年累月的操練，終於造就了一身表演的好功夫。

兩年前我正式在職場出櫃，打造女性化外貌的偉大工程，霎時公司上下驚呼連連，大嘆難以置信。我可以理解她們看到截然不同的我，因為在勇敢做自己之前，我寧可一副邋遢樣，也不願意穿西裝打領帶，我不照鏡子，不拍照，不想為這種勉強妥協的外表留下影像紀錄，因此沒人能

將我和女性形象連結在一起。

一位認識五年的朋友說：「認識的開始光是猜測你的性別大約經過三個月，好不容易說服自己你是男生，想不到你又變回女生。」

出櫃之後，我順著自己的期待打扮，依著我喜歡性別角色予人互動，不需要再對抗內心衝突，我終於能夠盡情地揮灑熱情、自我實現。近來朋友總是這樣說：「想不到你改變這麼大，才一陣子不見。」
「最近，你比較常笑，以前都不會笑。」

之後，陸陸續續有同事、家人、教會朋友跟我說類似的話。
「你最近笑容很燦爛喔！」

也有教會朋友跟媽媽說：

「兒子變女兒後，好像心情都變清爽。」
「以前沒看他這麼快樂過」

我想教會的朋友跟媽媽說這些話，主要用意是安慰媽媽吧，突然一個兒子就這樣消失無蹤，大家將心比心必然體會出媽媽的心情百感交集。

一天學藝術的同事悄悄地在我辦公桌留下一張卡片，娟細的字體寫道：

絮恩

新認識的妳臉上抹上笑容，原來妳是這樣的美麗。看著你辛苦跟衛道人士戰鬥內心有些不忍，也只能默默跟妳祝福，希望妳日子過得平順。另外給妳一點小建議，你可以嘗試將穿著打扮慢慢朝著女人方向前進，痛苦的陣痛期該來總是要面對，也讓同事早些適應，讓衝擊減至最小。

綺綺

本來我還在猶豫，服裝打扮要如何進行轉換，綺綺的這張卡片給我莫大的信心，於是我鼓起勇氣，將服裝的色彩、款式，一點一滴朝向「妖嬌美麗」邁進。

然而，好事多磨，職場上的質疑和抗議聲浪接踵而至，「寡廉鮮恥」、「忝為人子、忝為人父」…等等字眼不絕於耳。還有人說：「我不要變性人出現在我的視線範圍內或和我出現在共同空間，這樣對我構成情境式騷擾。」不過這種時候，我的友善同事們就會站出來捍衛我：「請不要無的放矢！該調適的是你們這種無法包容異己的思想，不是他(指絜恩)！」同事仗義執言的一句話，讓我感動萬分，在冷酷競爭的環境裡，即便已經傷痕累累，但我知道我並不孤單！

跨性人的生命穿梭在真實和偽裝當中，背負著欺騙的罪名和坦承的壓力，在出櫃後驚濤駭浪的日子裡，親人、同事、朋友給予的支持和安慰讓我倍感窩心，小小的善意的眼神，都可以讓我的生命重燃希望。我得承認自己是幸運的，有支持我的家人跟朋友，在溫馨的節日送我卡片，趕走我的憂鬱。很多人因為我的出櫃，和我變成無話不談、分享秘密的朋友，變成無話不談分享秘密的朋友。我真的好想說：謝謝你們不吝給我善意，讓我的生命更茁壯。

【市長序】

彩虹任悠遊 我的同志好朋友

在臺北市綿密的人際互動網絡中，一般市民朋友生活周遭就有很多同志朋友，但彼此間常礙於禮貌及社會壓力，無法給予支持。今年我們以貼近市民生活的方式，吸引一般市民共同參與活動，與同志朋友直接互動、認識，交換經驗。

這次活動以「彩虹任悠遊，我的同志好朋友」為主題，以「我的同志好朋友」徵文比賽、「我的同志好朋友」裝置展及四場精彩的「認識同志」講堂作為活動三大主軸，展現多面向的同志文化內涵，讓市民朋友透過不同的方式參與活動。其中「我的同志好朋友」徵文比賽，邀請市民朋友用文字寫下他們與同志朋友間的心

情故事，分享他們之間互動的歷程、經驗與感受，透過文字的穿透力，進而發揮正面的影響，讓更多臺北市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看見同志朋友。

「我的同志好朋友」裝置展讓同志朋友經驗過的性別焦慮和性別暴力具像化，設計成兼具觀賞與體驗的藝術裝置，讓市民朋友藉此理解同志朋友所受的歧視及壓力。「認識同志」講堂則透過電影、小說及座談等方式，透過文學藝術的展現，認識同志的各式面貌，感受他們特有的創意與文化。

今年的同志公民運動藉由生活與文化層面與臺北市民交流，讓市民進而

認識同志文化多元的脈絡，參與不同面向之同志議題的討論，得以促進對於同志朋友的理解，共同打造多元進步的臺北城市文化。

臺北市市長

郝龍斌

同志入門書籍精選



認識性別多元與跨性別

《藍調石牆T》

費雷思著／陳婷譯／CLEA譯校／商周出版
／2006.05（再版）

《藍調石牆T》是一本真實、深刻地呈現性/別壓迫的自傳體小說。也是台灣第一本投身同性戀與跨性別運動的運動者自述傳記翻譯小說。

費雷斯筆下的主人翁一潔斯，出生在五零年代，是一位從小就有著陽剛外表、不穿裙子的女生，經歷過各式各樣、無所不在的性別羞辱和暴力對待，同時他也是一位生長在貧困勞工家庭的猶太人，潔斯說：「我們全家人都知道什麼叫做羞恥！」

不友善的環境並沒有擊垮潔斯，反而讓潔斯認識許多跟他一起受苦難的弱勢朋友一女同志、跨(變)性人、扮裝皇后、性工作者和底層勞工。這段看見真實人生的過程讓潔斯長出不太一樣視野，發展出寬大的胸襟和反抗

壓迫的勇氣。這是一本會讓人感動落淚、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書。

《性別多樣化：彩繪性別光譜》

Vanessa Baird著／江明親譯／書林出版／
2003.01

本書告訴我們同性戀與跨性別存在於不同時代的不同文化中，這些人也經常因其在性/別上的特殊性而遭到極度粗暴的對待，人權運動起因於這些痛苦的經驗而此起彼落地在各處發生。對於性/別少數朋友來說，可以知道自己並不是孤獨的，而對於其他人來說，更多的瞭解可以讓大家學習用更包容的態度來對待和自己有別的人。

《她是我哥哥》

茱莉·安·彼得絲著 / 丁凡、唐鳳譯 / 貓巴士出版 / 2007.03.22

當女孩子個性強勢些，容易被貼上男人婆的標籤，男孩子要是表現得溫柔點，就會被人戲稱娘娘腔，再不然就會被視為同性戀，我和哥哥都清楚，他不是。

在我四歲那年，「她」就在哥哥的體內醒悟了，上天開了一個荒謬的玩笑，錯置了生理和心理，讓哥哥的感受、思考、心情，徹頭徹尾是個女孩。

我靜靜的看「她」坐在梳妝台前塗抹脣彩，戴上金色假髮，陪她逛街玩樂，在爸媽面前替她掩飾圓謊——那是我曾承諾守護的，兄妹間最親暱的祕密，如今，或許不再是了。

朋友排斥、父母不信任、男友疏離、還毀了我打工的機會，我開始恨他，恨為何我也得承受異樣的目光，我不過只想當個平凡的高中女孩……

我和哥哥，都到了該做決定的時刻。

認識同志/同志認同

《親愛的爸媽，我是同志》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編著／心靈工坊出版
／2003.12

這是一本屬於父母和同志子女的書，與您分享同志家庭成員最真實的親情、愛情、友情故事！

2003年4月，熱線一群想讓父母能有一點點資源的義工成立了「同志家庭工作小組」，透過連串的討論及工作計劃後，決定出版這本書，讓全台各地沒有資源的父母及同志子女能有一個機會，看見其他家庭面對這個課題的生命經驗。

本書訪談了8位有同性戀子女的父母，其中7位是母親、1位是父親。有的義工也在過程中重新開啟了與父母的對話，有些則開始深入思考自己在出櫃這件事上，是否能帶領著

自己的爸媽，讓他們多了解自己一點。

編著者希望這本書有啟發溝通及了解彼此能力，讓父母看見其他的同志父母，也讓父母看見了其他的同志子女；讓同志子女看見其他的同志，也讓同志子女看見了自己的父母。或許在出櫃這件事上，每一位子女或父母當下仍承受著痛苦與不解，但在閱讀這本書的同時，希望彼此都能多一點體諒與同理心。

《認識同志手冊》（2000，2001，2002，2003，2004，2005）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編著

同志小辭典ABC名詞解釋、恐同指數自我測驗、認識同志Q&A、同志父母訪談、同志資源網絡（社團、電影、書籍、同志運動史）。

《認識同志手冊》（2006）

《認識同志手冊》（2007）

性別人權協會編著

「同志公民・同治城市」公共論壇、收錄近五年台灣同志運動發展重要評論文章及專論。

十三部本土及歐美重要同志電影介紹及映後座談、市民講座完全收錄。

《四海一家—同志族譜 1》

《地老天荒—同志族譜 2》

許佑生著／開心陽光出版／1996.12

列出古今中外歷史上各行業的知名同志，提供認同過程中的同志或是初步想了解同志的父母，作為同志並不孤單，也讓這些在人類文明上綻放光采的同志名人典範提供同志身份認同的參考。

《異／同之外：雙性戀》

弗里茲·克萊恩著／陳雅汝譯／商周出版／2007.05.20

雙性戀並不是掩飾自己身份的同性戀，也不是掩飾自己身份的異性戀。雙性戀是另外一種性表達（sexual expression）方式。雖然雙性戀同時包含了異性戀行為和同性戀行為的元素，但它本身是一種獨立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方式並沒有比異性戀或同性戀來得更好，但也沒有更壞。

雙性戀不僅僅是性偏好，雙性戀也是社交偏好、情感偏好、行為偏好以及理想偏好。

作者克萊恩醫師是雙性戀研究領域的權威，他提出的「克萊恩性傾向量表」以及對健全雙性戀生活的清楚描繪，不僅幫助我們釐清自己，更鼓舞我們追求多元、自在的生活。

《另一個衣櫃：雙性戀者的生命故事

校園同志故事 性別教育與諮商

《與認同》

羅蘭·哈金斯 (Loraine Hutchins)、蘭妮·卡阿乎瑪努 (Lani Kaahumanu) 著／陳錦華譯／商周出版／2007.06.08

本書被視為北美雙性戀運動的里程碑之一，不僅是因為它是整個運動在90年代的初步總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深切展現了雙性戀運動多元解放的原始精神。雙性戀者不再藉由媒體報導、學術研究來代言，他們站出來大聲說出自己的故事。

這個集體的發聲提醒了人們，沒有所謂「對」的情慾腳本，重點在於尊重彼此的不同，任何人的性解放都不容輕忽。雙性戀運動深知，要終結性壓迫，就是必須從「選邊站」的暴政中解放出來。雙性戀作家Indigo Som的這席話，替運動的願景下了最好的註解。

《馴服與抵抗——十位校園女菁英拉子的情慾壓抑》

張喬婷著／唐山出版／2000.12

透過深度訪談校園中女同志的生命故事，紀錄台灣校園同志生命的青春面向。

《拉拉基基站起來》

導航基金會拉基小組 著／巨流出版／2001.08

由一群20歲以下的小拉（女同志）、小基（男同志）們共同編寫，將他們的生活經驗、夢想與憧憬，鮮活地呈現。包含了他們和家庭的互動、人際關係、情感慾望、學校生活。隨著一篇篇少年拉基的私密日記，看到每一個少年拉基奮力散發屬於自己的色澤與光彩。推薦給剛開始踏上認同路上的小拉

小基及關心他們的父母師長。

《同志伴侶諮商》

大衛・圭南、吉爾・騰列著 / 丁凡譯 / 心靈
工坊出版 / 2005.05.30

經營一份親密關係並不容易，而同志伴侶的親密之路，走來更是加倍孤單而艱辛。社會的歧視壓力，讓同志身分不被認可，同志的愛情也往往被迫隱形。缺乏社會支持、缺乏長期而穩定的伴侶典範、常見的多重性、以及傳統男性角色的陽剛特質，使男同志的伴侶關係面臨許多複雜的挑戰。本書以實務案例呈現男同志伴侶的獨特需要，提供多元角度的治療架構，讓我們了解如何協助同志伴侶跨越溝通困境，建立互相支持的親密關係。本書易於閱讀，兼具理論深度和文化覺察，更紀錄許多發人深省的個案故事，是婚姻治療和伴侶諮商相關領域必讀的好書。

《性別教育大補帖》（上・下）

楊佳羚著 / 女書文化出版 / 2002.08

多元文化及關懷弱勢族群的觀點，因性別相關因素而受到歧視、輕忽及惡意對待的族群，並不僅限於同志朋友；究其根源，均與「性別」刻板印象、單一主流標準、社會迷思及性別權力不均等因素有密切關係。同志本身、關心同志議題者、關心或擔心同志者、「反同者」或「恐同者」，均可藉助「教師基礎觀念大挑戰」的內容「挑戰」個人的性別觀念與迷思，並透過「學生活動作業百寶箱」的活動「實踐」個人的性別平等理念。故本書不僅適用於師生教學情境，亦可廣為家長及社會大眾參考，在日常的對話、互動中，用以挑戰迷思、實踐理念，進而教導、提醒他人。

台灣同志運動史

《揚起彩虹旗-我的同志運動經驗 1990-2001》

莊蕙秋主編／心靈工坊出版／2002.09

由30多位長期參與台灣同志運動的工作者，從各自觀點出發，回顧整理個人最難忘的運動經驗，藉以建立台灣本土、主體發聲的運動歷史。內容分為：成立團體的經驗、媒體出版與網路發聲的經驗、同志文化與同志空間的創造經驗。

《去公司上班：新公園男同志的情慾空間》

賴正哲著／女書文化出版／2005.08.29

長久以來，台北新公園是台灣男同志的情慾地盤，儘管時代在變，新公園卻始終在那，見證著男同志的起起落落。在這裡，有學生與上班族、有外省與台客；有人在蓮花池畔尋尋覓覓、有人在TAIPEI樹叢下你追我跑；

有純淨的兒童遊戲區，也有充滿原慾的洪水猛獸區；它是有些男同志正式踏進同志圈的成年禮的所在地，也是其他男同志每天打卡上班的公司。在這裡有顛覆性別角色的葛格迪底與金剛芭比，有跨國相戀的米皇后與西餐妹，還有踩春的七仙女和廁所玫瑰……。

同志神學觀點

《暗夜中的燈塔》

同光教會著／女書文化出版／2001.08

同光教會歷時三年集體創作，台灣第一本本土同志基督徒的神學著作。扭轉長期以來一般人及主流教會界對「同性愛是罪」的觀點，提供對話的理論基礎。分為「同光教會歷史」、「同志基督徒見證」、「用新眼光讀聖經」、「由下而上做神學」四個部份。記錄神職人員牧會心路歷程、信徒的信仰見證，以及同志父母的心情故事，還有美國反同教會歷史、學術性的聖經詮釋、同志神學和醫學的研究。

《愛與信仰：台灣同志佛教徒之平權運動與深層生態學》

楊惠南著／商周出版社／2005.01

性愛/愛滋/身體解放

《慾來慾愛妳—女同志情慾筆記》

北極之光文化、台灣性別人權協會／2006.02.12

坊間或許不乏「女女」情慾材料，媒體三不五時也會「探討」女同志話題，只是我們知道，裡頭充滿異性戀中心的奇情想像、與窺祕菟奇。

在愛情與慾望關係中，我們也不免擔心自己夠不夠政治正確？並質疑彼此是否複製異性戀模式？

其實，太多的「情慾污染論」，讓社會漸漸遺忘了這股生命原始的動力，有著足以帶領我們身心靈解放的力量；而貶抑同志的社會氛圍，也桎梏了我們難以拋開教條自我檢查，進行理直氣壯的慾望探索和經驗交換。女同志的情慾，可以很輕柔、也可以很狂野；我們的書寫，可以堆砌浪漫、也可以火辣奔放。這本書邀請妳的身體感官，向自己

被馴化的大腦、以及扭曲我們身心發展的社會禁忌，做一次最直接、最大膽的情慾告白。

《男同志性愛聖經》

查理斯·西弗史坦、菲里斯·皮卡諾合著 / 許佑生譯 / 性林文化出版 / 2005.06.30

從一九七七年至今，《男同志性愛聖經》一共出現了三個版本，其間與時俱進，增潤了許多新時代的知識需求。本書面面俱到、深入淺出，對同性戀生活、情慾的觀照與關懷，迄今依舊無人能出其右，可謂同志界最具分量的經典之作。書中毫不避諱地將同志參與的幾種主要性行徑勾勒得輪廓分明，放眼晉身主流書市的出版物中，它的尺度堪稱打破了紀錄。本書主題除性愛之外，也兼顧了生活觀、價值觀，幾乎包辦了同志的整體生活。最出色之處，在於全書發散出一股

積極正向的能量，那就是既重視歡樂地「做愛」，也強調尊嚴地「做人」。本書的另一項重心是life議題。它花了相當篇幅談出櫃、人際關係、生涯規劃、情感拿捏、人生信念、價值觀照等，提示讀者當我們在這些生命課程精進時，就會有自信心、自由感，無形也增加了性的魅力。

《搖頭花》

大小D著 / 商周出版社 / 2005.06

身體/藥物解放不是同志的專利，在法律的禁令下，站在解放的前線卻不是人人敢於嘗試的。本書以個人經驗見證台灣近年身體/藥物解放的風潮。

《迷幻異域》

馬修·柯林、約翰·高德菲著 / 羅悅全譯 / 商業週刊出版 / 2003.07

介紹國外的身體/藥物解放經驗。

《男同志性愛達人・完全做愛手冊》

同志諮詢熱線愛滋小組編著/同志諮詢熱線
出版/2005.08

以生動活潑的圖片和簡潔的文字，介紹實用的男同志性愛技巧與安全性知識。

《皮繩愉虐邦》

皮繩愉虐邦／性林出版／2006.02.03

台灣社會第一本由「皮繩愉虐／BDSM」實踐者自發、集體創作的社群記實與生活手冊——一如這個以「皮繩愉虐邦」為名的生猛社團，本書作者們以「就是愛愉虐」的身分認同，開發這本「跨文化／跨國族／跨性別」深度越界的精采演出。

在平等主義已日漸空洞化成失卻一切內容的教條花招的此刻，你還認為「性別政治」只

能談談男／女、同／異的公式化戰爭，而仍然安適地迴避我們的情感與慾的矛盾、血淋淋的文明剝奪嗎？《皮繩愉虐邦》藉諸多筆觸銳利的愉虐實踐者之手、並以他們的豐美肉身端盛一道道殘虐美學的華麗盛宴，分探文化／生活／實踐／創作的多層次面向，挑釁／挑戰我們的文化與感官基底，刻印出一頁又一頁深入禁忌的情慾圖騰，且以鞭痕與利索，尖銳穿刺你敏感平滑的觸覺神經。

同志大事紀

增修：《2008認識同志手冊》編輯小組



2008

同志公民運動

台灣同志運動大事

法律/政治/人權/愛滋

1986 祁家威與同性伴侶到法院結婚被拒。轉向立法院請願，立法院的答覆為：「同性戀者為少數之變態，純為滿足情慾者，違背社會善良風俗。」

1992/03 「台視新聞世界報導」記者璩美鳳與攝影記者潛入女同志酒吧偷拍，並以移花接木手法報導某女歌手為同志，引起軒然大波。「我們之間」發表聲明譴責台視新聞的欺騙手法與偷窺行徑。媒體人馮光遠發起藝文、傳播界連署，並發表「尊重同性戀的一封信」公開聲援。新聞評議會決議台視報導不當，台視表示「遺憾」並願意和解。

1993/12 針對立法院待審的「反歧視法」草案未列入保障同性戀權益條款，「我們之間」、「亞洲女同志聯盟」（ALN）、台大Gay Chat、「同志工作坊」、「愛福好自在報」、「AIDS中途之家」及AIDS防治團體在立法院共同舉辦

「同性戀人權公聽會」，並發表聲明，促社會重視同志人權。台灣的同性戀人權問題首度進入國會討論。

1995 「同性戀人權促進小組」成立，討論同志議題，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權。

1995/12 立法委員選舉，同志社團及台大外文系副教授張小虹組成「選舉觀察團」，對台北市候選人發出同志政見問卷，並召開記者會公佈候選人回覆。

1996/11/10 名作家許佑生及伴侶葛芮（Gray Harriman）於台北公開舉行同志婚禮，媒體熱烈報導，引發社會廣大的關注與討論。

1997/02/23 「第二屆彩虹情人週」因台北市政府跳票而取消，「同志公民行動陣線」舉行記者會譴責市府及市長陳水扁。僅「第二屆同志夢中情人票選」如期舉行，並在台大校門口舉行「同志嘉年華抗議舞會」。

1997/07/31 台北市爆發「常德街事件」。15名荷槍員警對常德街（經常有同志活動的公共空間）展開大規模攔街臨檢，將四、五十名民眾強行帶回警局拍照。「同志公民行動陣線」成立專案小組，緊急連署抗議、訪談當事人紀錄事件真相，並舉行「誰的治安？誰的人權？」座談會。10月號G&L熱愛雜誌刊出事件完整紀錄。

1998/08 女同志酒吧「音樂酒館」遭「華視新聞特蒐隊」以隱藏式攝影機偷拍。「我們之間」發起抗議連署，引發熱烈迴響，共有一千多人連署響應，並在報紙上引發廣泛報導。

1998/09 南台灣舉辦首場公開「同志跨界」GayNight舞會暨「同丁一乚V G式會社」成立，「我們一家都是G」兩週年慶祝活動，邀集同志運動人士發起全國第一場市長候選人同志政策廣播辯論會，呼籲高雄市長及公職候選人重視同志人權及政策。

1998/11/21 男同志酒吧「Tattoo」發生同志情侶吵架後，其中一人墜樓身亡，引發媒體連續三天新聞炒作及負面報導。

1998/11/30 「1998選舉同志人權聯盟」發表「同志人權宣言」邀三黨台北市長候選人簽署，國民黨馬英九及民進黨陳水扁簽署支持。新黨王建宣以宗教理由拒絕，公開發言反對同性戀。

1998/12/20 警察以臨檢之名闖入AG健身房，強迫被臨檢者拍攝猥褻照片企圖製造偽證。同志社群緊急動員前往聲援。AG員工張座誠以證人身份被徹夜留置警局，堅持拒絕簽署不實筆錄。2000年2月，AG健身房事件被告初審獲判無罪。檢察官提起上訴。6月20日高院撤銷檢察官上訴，正式結案，被告三人維持原判無罪。

1999/11 男同志酒吧「Corner's」持續一個月被警方惡意臨檢，警方明言要以臨檢施壓至該pub停業，同志社群關注聲援。

1999/11 東森電視台「驚爆內幕」節目未經作者同意，擅自盜用同志記錄片《美麗少年》畫面，製作一集充滿扭曲及負面報導的同志專題，讓影片中的少年身分曝光，並以針孔攝影機偷拍數家同志酒吧。導演陳俊志正式按鈴控告東森侵犯智慧財產權。

2000/02/14 正副總統候選人許信良、朱惠良發表同志權益相關政見，並由陳文茜、朱惠良在新公園舉辦女同志婚禮，表達對同志權益的重視。

2000/09/02 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編列預算一百萬舉辦第一屆同志公民運動「台北同玩節」，這是官方首度以常態預算科目編列同志相關活動經費。

2000/09/04 陳水扁總統接見來台參加「台北同玩節-同志論壇」的兩位美國同志運動人士，台灣同志社團代表陪同出席，提出「安全和人權」、「教育人權」、「平等工作權」、「總

統帶頭示範對同性戀的尊重」等同志基本人權四大要求，總統表示「非常同意」。這是台灣總統首次接見同志運動人士，並公開表示「同性戀不是罪，也不是疾病」。

2000/09/08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加入「國家人權委員會民間團體推動聯盟」，與其他人權團體、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國家級人權保障機構。

2001/01 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2000年台灣人權報告》，邀請同志社團撰寫同志篇，首度將同志人權列入台灣年度人權報告。

2001/01/26 大年初三深夜晶晶書庫被砸磚塊，同志諮詢熱線發起連署，50多個團體、300多位個人參與連署，2月18日舉行點燈活動，為晶晶書庫打氣及聲援。

2001/06/01 「教師同盟」會長段健發老師公開現身，眾多媒體報導，桃園國中校長肯定段老

師不因性傾向影響教學，教育部長曾志朗亦公開表示教育部重視老師的個人人權，不會有不正當的歧視和壓力。

2001/11/27 跨社團「2001立委選舉同志觀察團」經過問卷回覆，舉行記者會推薦四個選區11位立委候選人。

2001/12/14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發佈釋字第535號解釋文，明確指出，警察不得不顧時、地及對象任意臨檢。對長期遭受警察惡意臨檢的同志社群而言，是保障基本人權的一項重要宣示。次年通過《警察職權行使法》。

2001/12/31 同志諮詢熱線、性別人權協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召開「同志打破沉默，抗議國家疾病管制局錯誤的愛滋防治政策」記者會，批判國家疾病管制局誤用數據污名同志社群，誤導民眾對愛滋的認識，阻礙防治工作正確推行。

2002/05/01 國防部公布「憲兵兵員甄選實施計劃」，明訂同性戀者不能擔任憲兵勤務，引發違反人權爭議；5月2日四十多個同志團體代表聚集博愛特區國防部前抗議，國防部給予正面回應，立即修訂此一排除條款。

2002/07/12 蔡雅婷申請身分證，要求使用與平時裝扮相符之女裝照片，遭戶政機關拒絕。

2002/11/18 王蘋以長期推動性別（女工、性別、性傾向）運動的社會運動者身分，獲頒台北市第十一屆榮譽市民。

2002/12/09 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與同志諮詢熱線常務理事李明照，參加總統府「人權茶話會」，當面向總統提出政策建言。

2002/12/28 性別人權協會、台灣TG蝶園、同志諮詢熱線和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共同舉辦記者會公佈2002年十大違反性權事件，包含性權、性工作人權、跨性別人權與同志人權等議

題。

2003/02 公視播出白先勇原著的文學大戲「孽子」。性別人權協會與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共同發起「重回同志紅樓戲院、向資深同志致敬」行動，抗議公視針對文學大戲「孽子」的造勢活動，刻意迴避同志議題。

2003/03/11 「教育部國語辭典毀人不倦」記者會，指出教育部國語辭典充滿性／別偏見與歧視，要求教育部立即停止發行並修訂內容。

2003/04/26 面對四月初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網站超連結動物戀資訊，被兒少保護團體指控並被媒體聳動炒作所引發寒蟬效應，性別人權協會等團體舉辦「性恐慌之下的學術白色恐怖」座談會，探討性別運動的開展、學術研究的深廣化、網路空間弱勢議題的資訊流通自由的重要性。

2003/05/14 台灣TG蝶園等團體舉辦「破蛹成

蝶－林國華追悼會」，悼念承受社會壓力與歧視而自殺身亡的變性人林國華。

2003/06 十一個保守團體召開記者會並聯名向台北地檢署告發中央大學教授何春蕤動物戀網頁散布猥褻，引發學術自由對話討論。

2003/06/19 陳俊志導演與民間司法改革會共同呼籲，正視同志家暴事件，應將其納入家暴法保護範圍。

2003/09/01 同志書店「晶晶書庫」遭檢察官不當搜索、查扣各種合法男體雜誌五百多冊。

2003/10/07 以「台北人」、「孽子」成為「戰後現代派文學健將」的作家白先勇獲得第七屆國家文藝獎。

2003/11/28 台北市兩平會裁定首宗性傾向歧視案成立，認定性傾向的歧視也屬於性別歧視，雇主認為員工「不男不女」而解雇，是為性別

歧視，雇主依法要受罰。

2003/12/05 中央大學教授何春蕤，於性別研究室網頁設置動物戀網頁連結，遭台北地檢署依妨害風化罪嫌起訴。

2003/12/07 副總統呂秀蓮表示愛滋病是老天看不下去的譴責，並且應該於北中南設置隔離的愛滋村（愛滋天譴說），隨後遭受愛滋及人權團體抗議其歧視言論。

2003/12/09 臺灣同志人權協會公佈「台灣同志權益政策問卷調查」，近四成的同性戀者曾親身遭受人權侵害及歧視，最常發生的場所分別是校園、家庭和工作職場。

2003/12/11 跨性別運動伙伴蔡雅婷自殺身亡。

2003/12/16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訪談數位同志父母與子女，並邀集同志自己撰寫自己故事，發表「親愛的爸媽 我是同志」一書。

2003/12/18 立法委員侯水盛發表同志下不了蛋，產不了子，同志結婚將導致臺灣亡國（同志亡國論），引發同志團體強烈不滿，赴立法院及民進黨中央進行抗議。

2004/01/13 晶晶書庫被控妨害風化，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負責人賴正哲在同志團體聲援下舉行「誰怕男體寫真」記者會，創下台灣司法首例，針對法院聲請「異性戀法官迴避」與「百名同志鑑定」。

2004/01/17 男同志轟趴事件。北市警局荷槍實彈協同大批媒體進入一男同志性愛派對，帶回93名男同志偵訊，並進行驗尿驗血。過程中警方禁止當事人穿衣，讓同志僅著內褲被媒體拍攝，並以大篇幅做聳動式的報導。一星期後檢驗出28名愛滋感染者，衛生署主動比對、公佈名單，依愛滋防治條例第15條移送地檢署。

2004/05/02 曾恕敏被按立成為臺灣第一位同志牧師。同光教會成立八週年，在四位臺灣長

老教會牧師見證下，於台北義光教會舉行封牧儀式。

2004/05/15 姊妹電台「拉子三缺一」節目中播放女同志叫床情節，遭新聞局罰鍰。性別人權協會召開記者會聲援，批新聞局情慾白色恐怖，性別人權反挫。

2004/06 臺灣第一扮演裝皇后電影「豔光四射歌舞團」，由周美玲執導，獲得「2004溫哥華國際影展」龍虎獎競賽，及入選「2004韓國釜山國際影展」亞洲之窗單元。

2004/06/04 立院三讀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首度將性傾向保障明文納入法條，保障不同性傾向、性別特質學生之受教權。

2004/06/07 性別人權協會獲國際男女同性戀人權委員會（IGLHRC）頒發同志人權獎－菲力帕獎（Felipa Award）。

2004/06 何春蕤教授網頁連結案初審獲判無罪。

2004/08/06 三立電視台以偷拍手法及偏頗詮釋報導女同志，引起同志及人權團體發起網路連署，並赴三立電視台抗議。

2004/10/12 台北市政府市政會議通過「台北市兒童及少年寄養家庭管理自治條例」，條例規定具有一定經濟能力與照顧經驗的單身人士、單親家庭、同志等，皆可申請成為寄養家庭。本案將送台北市議會審議。

2004/11/05 為了北上參加遊行，南台灣同志社在4日於高雄「解放」餐廳召開行前記者會，未料引來警政單位的關切，高雄警方多次以突擊檢查為名，搜查同志餐廳，強行將一名同志扣上手銬及腳鐐帶署，途中甚至毆打他，引發同志團體到警政署陳情，抗議高雄警方「非法臨檢並以暴力抓人」。

2004/12/09 教育部公布「各級學校防治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處理要點」，並從即日起生效，學校不得藉故要求感染愛滋的師生退學、轉學、休學、退休、離職、不得到校，甚至對其記過等處分。

2005/04/13 立委侯水盛等人連署推動「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修法，刪除法中明文保障愛滋感染者就學、就業、就醫的規定。引發權促會、台權會等廿多個民間團體不滿抗議。

2005/04/30 包括同志、跨性別、婦女等人權團體在立法院舉辦「正視多元性別特質，修法保障工作權益」聯合記者會，希望《兩性工作平等法》納入「性傾向或性別特質」工作權保障。

2005/05/31 同志書店「晶晶書庫」男體寫真案一審宣判有罪，引發同志社群以及同志文化學者大加撻伐執政當局利用司法迫害同志，連內

心的想法與自由都被剝奪。

2004/06/13 立法院通過「性別平等教育法施行細則」，明訂「同志教育」納入性別平等相關課程。

2005/07 收容二十二名愛滋病友及帶原者的關愛之家，日前搬遷進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三段一處民宅，卻遭到附近居民以怕會傳染愛滋病為由，要求須儘速遷離，否則不排除發起大規模抗爭活動。

2005/08 第一本同志團體出版的男同志性愛手冊《男同志性愛達人•完全做愛手冊》由同志諮詢熱線愛滋小組累積兩年愛滋防治實務工作經驗為基礎編製出版。

2005/08/17「婦女團體溝通平台會議」舉辦「破解傳統家庭差別待遇—多元家庭的修法觀點座談會」，會中提出「多元家庭」觀點，並刊登於第60期《律師月刊》。

2005/09/19 衛生署公布「捐血者健康標準」草案中，將男性間性行為者、性工作者列為「永不得捐血」名單中，七、八個關心性少數人權的團體至衛生署抗議，以行動劇來表達不滿。

2006/01/14-15 台北市文化局和溫羅汀行動聯盟主辦的「溫羅汀冬墟——晴空書展/創意市集/跨界演出」分別在真理堂和耕莘文教院前廣場舉行，女書店以及同志書店晶晶書庫攤位遭兩教會拒絕擺設。

2006/03 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雜誌《司改雜誌》第60期，首度以同志作為主題。

2006/03/22 家暴法通過修法，將同志納入適法對象。同年台北士林地方法院做出第一起同志家暴的判決。

2006/03/24 立法委員蕭美琴舉辦「同志婚姻是否合法化？」公聽會，邀請內政部戶政司、教育部性別平等委員會、法務部，與民間團體對話。

2006/06/27 經3年纏訟，晶晶書庫因販售男體寫真集，負責人賴正哲遭判刑定讞，二十多個團體連署並前往司法院，要求大法官會議解釋刑法第二三五條。連署團體認為，該項判決危害同志和成人情慾閱讀權，聲請大法官解釋，要求明確定義「猥褻」。

2006/07/11 二十八個民間團體針對刑法235條、分級制度以及夏潔專案，舉辦「保魚反夏潔-穩潔亮晶晶工作坊」，教導民眾及租書店家如何防止警察釣魚構陷入罪。

2006/08/26 同志父母團體發表「我們是同志的父母，勿用歧視言論傷害我們的孩子」聲明。對於厲耿桂芳、雷倩、賴士葆等民代與部份宗教界人士召開記者會反對台北同玩節，「再次用刻板及不正確的言論數據，造成社會大眾對於同性戀的誤解」表達憤怒與不捨！聲明中並主張「不只是台北市政府應該主動辦理讓市民了解同志的活動」，也要求中央政府「盡速通過同志結婚權」。這是同志父母團體首次在同

志公共議題上公開對社會提出聲明。

2006/10/11 台北地方法院判決社區有權依據規約，驅逐收容愛滋患者的「關愛之家」。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發表「合法排斥？這就是歧視！」聲明，多個愛滋、性別、人權團體參與連署，聲明中關切此項判決將對愛滋人權、族群平等與司法正義等價值產生強大挫傷。

2006/10/11 由立法委員蕭美琴、余政道、林淑芬、鄭運鵬4人提案，35位立委連署的「同性婚姻法」草案正式送進立法院。後來遭到賴士葆等立委連署反對排入審議。「同志婚姻權」「伴侶權」等議題將再度掀起社會對話與辯論。

2006/10/27 「晶晶書庫」販賣男體寫真雜誌被控「妨害風化」案件聲請釋憲案，大法官會議通過第617號解釋，對刑法第235條作出合憲解釋，鞏固國家有權以刑罰介入人民道德生活。此號解釋破天荒出現了明確化「性少數（非為

維持男女生活中之性道德感情與社會風化）」以及「性態樣（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但並無如其宣稱的保障「少數性文化族群依其性道德感情與對社會風化之認知而形諸為性言論表現或性資訊流通者」，反倒是確立了「為維護社會多數共通之性價值秩序所必要而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聲請釋憲的晶晶書庫負責人賴正哲及同志團體對第617號解釋表達失望、遺憾。

2007/01/12 「尊重生命全民運動（全國宗教）大聯盟」反對《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五條將增列性傾向的反歧視就業條款，使得原本即將逕付二讀三讀的立法，被拉回朝野協商。同志、性別、婦女及人權團體與提案立委在1月12日於立法院群賢樓，舉行「勿讓偏見扼殺同志生存權利，請支持就服法第五條性傾向反歧視條款立法」行動。

2007/01/11 針對「晶晶書庫販售男體寫真妨害風化」案件，賴正哲與性別、人權團體舉行記

者會，聲請非常上訴。該案雖然以釋字 617號解釋做為非常上訴依據，但人權團體對於此解釋卻抱持嚴厲批判的態度，指出：從刑法 235條，到釋字407號、617號，對於『猥褻』，從未有過清楚定義，法律體系的矛盾、讓人無所適從。

2007/02/17 周美玲導演的電影《刺青》，勇奪柏林影展最佳同志電影泰迪熊獎。

2007/04/15 支持樂生療養院大遊行，由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和性別人權協會發起的彩虹小隊，上街參與遊行支持樂生。

2007/05/04 《就業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在立法院三讀通過，明訂雇主不得因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的性傾向予以歧視。

2007/06/14 立法院三讀通過《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修正案，大幅強化愛滋病人權，新增不得拒絕病患安養、居住條款，愛滋

病患者權得到更多保障。違者可處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下、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款，未限期改善，還可按次處罰。

2007/11/01 由同志諮詢熱線協會設計製作、在台灣首度推出的「趴趴包」供免費索取。主要針對三溫暖、轟趴的場合，鼓勵同志朋友使用保險套和潤滑劑。

2007/12/11 教育部主任秘書莊國榮，公開以「很娘」和「像Gay」嘲弄政治對手，引發性別與同志團體舉辦記者會譴責政治人物在性別上的歧視言論。

2008/10/13 經跨性別團體台灣TG蝶園陳情，衛生署召集相關科別醫師與性別團體會議決定，放寬女變男變性人的性別變更認定程序，完成女性性腺器官摘除之所謂的「第一階段」手術，不須做完「陰莖重建手術」，即可變更身份。

同志團體集結 / 大型活動

1990/02/23 第一個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成立。是台灣成立最早、至今歷史最久的同志團體。

1990/06 「我們之間」成為亞洲女同性戀聯盟（Asian Lesbian Network，簡稱ALN）之一員。10月派員參加於泰國曼谷舉行的第一屆ALN大會。

1990/08 大學校園女研社共同舉辦「姊妹營」，許多女同志開始有機會相認、集結。

1992/03/08 「我們之間」參與婦運團體舉辦的「我愛女人園遊會」，在園遊會上以DM及文宣方式公開介紹這個女同志社團。

1993/12/02 運動色彩鮮明的同志社團「同志工作坊」成立。

1993-94 Funky酒吧開始舉行一系列同志座談會，並定期舉行同志社團幹部集會。

1994/03 佛教諮商機構「觀音線」籌組第一個女同性戀成長團體「同性之愛」，由清華大學輔導老師成蒂帶領。

1995/03/25 由「同志工作坊」發起，同志團體第一次走上街頭，抗議台大公衛所教授涂醒哲在研究報告中醜化同志。

1995/08 第三屆亞洲女同性戀聯盟（ALN）大會在台北召開，共有九個國家、一百四十多位女同志參加盛會。是台灣第一次舉辦國際性的同志聯誼和研討活動。

1995/10 第一個同志基督徒團契－「約拿單團契」成立。

1995/12 台北市政府計劃將新公園重新規劃，第一個聯盟性質的同志團體「同志空間行動陣線」成立，公開訴求應保存台北新公園的同志歷史記憶。

1996/02 「同志空間行動陣線」舉辦第一屆「彩虹情人週」活動（十大夢中情人票選、園遊會）。

1996/03 「同志空間行動陣線」組隊參加「女人100」遊行。這是同志們第一次以彩虹旗隊伍參加婦女運動。

1996/04 第一個佛教同志團體「童梵精舍」成立。

1996/05 第一個同志基督徒教會「同光同志長老教會」成立。

1996/10 南部最早的校園同志團體：同盟會(Take That)成立。

1996/12 台北市府聲稱提供經費辦同志活動，同志團體集結成立「同志公民行動陣線」，為結盟最多的跨社團同志組織。

1996/12 香港舉辦第一屆「全球華人同志大會」，二哥、許佑生、安克強受邀參加，二哥並於會中代表報告台灣的同志運動現況。

1996/12/21 彩虹大隊參與「女權光照夜路-紀念婉如」大遊行，女性團體與同志團體齊聲要求夜行權得到安全保障。

1997/02 「拉拉資訊推廣工作室」成立，第一個以推廣、教育女同志上網為宗旨的義工團體。每年舉辦的「雷斯盃球賽」和「網路拉子普查」已建立良好口碑，規模逐年擴大中。

1997/04/27 第一個由同志教師組成的團體「教師同盟」成立。

1997/06/29 「彩虹·同志·夢公園」園遊會在台北新公園舉行，建立台灣在六月「同志驕傲月」舉辦大型同志活動的傳統。

1997/07 台灣首見結合廣播、網路及電話的

「同志百憂解專線」設立，提供多面向諮詢服務。

1997/08 中部第一個女同志社會團體「中部同心園」成立，1999年起協辦第一屆「冬季雷斯盃」。

1997/11 第一個強調同志諮商工作的「同志助人者協會」（簡稱同助會）成立，後改名為「性與性別諮商協會」。

1998/03 同志團體參與由台北市公娼自救會、粉領聯盟、女工團結生產線所發起之「反污名大遊行」，以行動劇和遊行的方式，來抗議社會對弱勢族群的污名。

1998/06 「我們之間」派員參加在舊金山舉辦的第一屆「全美華人同志大會」，發表對台灣女同志處境的觀察報告。七月初轉至洛杉磯參加第二屆「亞太女同志大會」，建立「我們之間」與國際女同志交流的管道。

1998/06 台灣第一個常設性同志組織「同志諮詢熱線」成立，提供長期固定的電話諮詢服務，並以組織化推展同志運動。

1999/03 「同志公民權推動聯盟小組」舉辦「如何推動校園同志教育」論壇，廣邀學界、民間團體、及教師組織討論。「高雄市教師會」公開表態支持。

1999/06 南台灣舉辦第一次同志驕傲月「南方彩虹不寂寞」系列活動，由「同丁一尤ㄅ G 式會社」、「我們一家都是G」等同志團體聯合舉辦。

2000/06 「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內政部立案通過，成為第一個正式的全國性同志組織。

2000/06 「台灣同志人權協會」在高雄市社會局立案正式成立，是第一個同志人權組織。

2000/07 由同志諮詢熱線、晶晶書庫、搖滾看守所、Corners酒吧共同推動「公館彩虹社區」的概念，台北公館商圈共三十多家同志友善商店加入彩虹社區行列，紛紛於店門口貼上彩虹貼紙、櫃檯擺放彩虹社區地圖，以示對於同志消費者的尊重及支持。東區的Funky酒吧、西門町的漢士三溫暖等店家亦陸續加入。

2000/09 台北市政府舉辦了首次同志公民運動——第一屆「台北同玩節」，集結了許多同志團體及義工，活動包括「彩虹園遊會」、「國際論壇」，印製《認識同志手冊》。

2001/08 第二屆「台北同玩節」，以「陽光・活力・同性戀」為主題，舉辦「彩虹運動會暨雷斯盃」、園遊會。並舉辦「社區巡迴講座」、「同志記錄片欣賞」等活動。

2001/09 第四屆「全球華人同志交流大會」由台灣同志人權協會主辦（過去三屆皆由香港舉辦）。並首度在立法院召開國際論壇，呼籲立

法院儘速在「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增列同志的平等權，明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性傾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2001/12/12 中部地區第一個跨社團的同志運動結盟組織「中部同志聯合會」（簡稱中同會）成立，由東海、中興、中山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朝陽大學同志社團組成。

2002/03 起承接主辦第四屆「冬季雷斯盃」，每年舉辦的舞會已成為中部女同志重要大活動。

2002/08/29 台灣同志人權協會等團體連署成立『還我粉紅身分證——跨性別權利聯盟』，呼籲社會能夠尊重跨性別者的性別選擇權與聲音。

2002/11/02 拉拉資訊推廣工作室成立前進雪梨世運專案並募集球員，成為第一個代表中華民國台灣出席國際同志世運會之團體。

2002/11/07 G大調男聲合唱團正式在台北市文化局登記為業餘表演藝術團體，成為第一個正式立案的同志藝文團體。

2003/03/30、04/06 性別人權協會與國際男女同性戀人權委員會（IGLHRC）共同主辦「性別人權運動組織訓練營」，共有10個運動團體、49人參加。

2003/11/01 於台北舉行台灣第一屆同志大遊行，遊行路線自新公園走至西門町紅樓，約有上千人參加。

2004/09 第五屆同志公民運動臺北市政府預算從號稱之一百萬刪減至70萬，舉辦蚊子電影院、同志文史藝術展、認識同志教師研習營。

2004/11/06 2004年同志大遊行主題為「喚起公民意識」，遊行於11月6日下午舉行，遊行隊伍於中正紀念堂集結，遊行經過景福門、凱達格蘭大道、228公園，最後到西門町紅樓。

2005/01/14 高雄成立「台灣人權派出所」，受理警察違法侵犯人權的「報案」，參與團體包括台灣人權促進會、高雄市教師會、中華民國無障礙環境推廣會、人本教育基金會高雄分會、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等數十個團體。

2005/05/17 五月十七日為國際組織訂定的「反恐同日」，同志諮詢熱線協會、性別人權協會晚間在台北市228紀念公園門口，舉行卸下畏懼，迎向彩虹燭光活動，藉由同志、同志家長分享心情，與社會對話，呼籲大眾了解同志，卸下因誤會產生的恐懼。

2005/08/05 性別人權協會主辦亞洲拉子影展，這是一個跨越兩岸三地、亞太區域第一次以女同志為主的影展，本次影展共有10個國家、31部國際影片參展。

2005/10/01 第三屆台灣同志大遊行，主題為「同心協力101」，地點在台北市東區。

2005/10/08 第六屆同志公民運動在台北西門町舉行，「彩虹Buffet」園遊會有20個社團設攤，「愛的 Kissy」男男女女親吻拍照，「好美麗戲院」《美麗少年》紀錄片放映。9月15日並舉辦「認識同志—教師研習營」。

2006/03/06 導演李安以描述六〇年代兩位美國男人愛情的電影《斷背山》，奪得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

2006/03/26 「女同志拉拉手協會」正式立案，成為第一個以女同志為名正式立案的全國性同志組織。

2006/09/17 第七屆台北同玩節「當我們同在一起」系列活動揭幕，首度於台北市政府前升起彩虹旗，舊金山市長蓋文·紐森Gavin Newsom致函台北市長馬英九與承辦的性別人權協會祝賀並致贈彩虹旗。

2006/09/30 第四屆台灣同志大遊行由台北松山

菸廠遊行至華山藝文特區，遊行人數空前，將近萬人參加。成為全亞洲最大規模的同志大遊行。同時舉行台灣首次公開的同志集團婚禮。由曾牧師證婚，作家許佑生、葛芮、律師王如玄、學者何春蕤、王增勇、立委鄭運鵬、市議員林奕華、戴錫欽等人共同為四對新人擔任證婚人。

2006/11 由台灣首位同志牧師曾牧師創立的同志主恩團契，正式成立並舉辦聚會。

2007/10/13 第五屆台灣同志大遊行由國父紀念館遊行至臺北市府（松智路），遊行人數破萬人參加。於忠孝東路路段舉行萬人彩虹地景計畫，完成最巨幅彩虹圖像，亞洲歌壇天后張惠妹擔任彩虹大使並簽署彩虹宣言。

2007/11/25 高雄市政府首度補助同志活動「港都彩虹 望你牽成一打造一個同志友善的城市」於高雄鹽埕區愛河畔高雄市電影圖書館舉行三場公共論壇及彩虹市集。

2008/08/06 跨性別團體「台灣TG蝶園」醞釀七年成立台灣首支跨性別諮詢專線「皓日專線」，協助跨性別者面對各種困境，每周三晚間七點至十點提供服務，電話（02）2394-9008。

2008/09/27 第六屆台灣同志遊行以「驕傲向前行 Run the Rainbow Way」為主題，訴求「展現多樣，驕傲做自己」、「消除歧視，勇敢向前行」，15,000同志與同志親友群眾齊聚街頭，呼籲社會停止歧視，共同堅持公平正義價值理念，改善同志的社會處境。地點在台北市東區。

校園事件簿

1993/03 台灣大學訓育委員會通過成立台大GayChat「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為全台第一個正式成立的校園同志社團，惟名稱仍要冠上「問題」、「研究」的字眼。

1994/03 第一個校園女同志社團：台大浪達社成立。

1995/06 台大男女同志社團聯合舉辦首屆「校園同志甦醒日」（Gay and Lesbian Awakening Day，簡稱GLAD）活動。

1995/08 台灣師大及教育部以「法令並無規定同性戀者可否當老師，但覺得同性戀者的身心發展通常並不健全」為由，反對校內的男同性戀學生成立社團。

1995/12 台大學生代表選舉爆發「強迫曝光事件」。工學院代表候選人散發傳單，惡意點名其他六位參選人是同性戀，引發校園內論戰。整個事件的論戰文獻後來被整理出版。

1996/10 南部最早成立的校園同志團體（Take That）成立。（已經解散）

1996/10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掃蕩同性戀社團傳單事件引發媒體報導。

1997/04 第一個由同志教師所組成的團體「教師同盟」成立。

1997/12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推出「性／別教育通訊」創刊號，是第一本對同志友善、強調將同志議題放入性別教育中的專業刊物。

1998/11 青少年同志紀錄片「美麗少年」首映。

2000/04 屏東縣高樹國中國三學生葉永誌命案，揭露性別暴力校園現況。

2000/12 唐山出版張喬婷所著「馴服與抵抗：十位校園女菁英拉子的情慾壓抑」，以田野調查方式記錄十位北一女同學及他們發生的青春

故事，探討校園女同志處境。隔年二月，北一女中校長陳富貴回應，聲稱校內並無同性戀情事，亦無收到投訴，凸顯教育工作者對性／別教育素養的匱乏。

2000/12 教部施壓，文大華岡BBS站「性版」被迫關閉。

2001/05 「新竹學生同志聯盟」（簡稱新同盟）成立，為新竹地區第一個運動性質同志社團。

2001/05 同志諮詢熱線舉辦首屆「認識同志——教師研習營」，近50位高中、職教師參與；台北縣市教育局核發教師研習時數證明。同志團體舉辦的研習課程，首次獲得教育主管單位承認。

2001/06 「教師同盟」會長段建發老師公開現身，眾多媒體報導，桃園高中校長公開表示肯定段老師，教育部長曾志朗亦公開表示教育部重視老師的個人人權，不會有不正當的歧視和壓力。

2001/06 第六屆「校園同志甦醒日」擴大舉辦，北區大專院校各同志社團與北區大專女同志聯盟（NULA）合作，共21社團近900位同志朋友參與晚會。

2001/12 中部地區第一個跨校的同志運動結盟組織「中部同志聯合會」（簡稱中同會）成立，由東海、中興、中山醫、中國醫、朝陽等同志社團組成。

2002/08 台灣同志人權協會於高雄醫學大學舉辦第一屆「校園性別／同志社團研習營」，培訓南部地區同志學生於校園中推動性別議題工作，以及強化同志社團的經驗交流。

2003/03 性別人權協會與TG蝶園、同志諮詢熱線、愛滋感染者促進會、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與性別平等教育協會，共同召開「教育部國語辭典毀人不倦」記者會，揭露教育部國語辭典充滿性／別偏見與歧視，要求教育部立即停止發行並修訂內容，教育部初步承諾修正。

2003/05 新竹學生同志聯盟等團體舉辦「風城彩虹月」活動，舉辦演講、影展，並與輔導體系合作出版校園同志手冊。

2003/07 紐約成立同志高中，教長黃榮村回應有條件贊成設置同志學校。

2004/03 金甌女中處罰短髮學生勞動服務與抄寫金剛經，以規訓為藉口，壓迫學生性別氣質表現。

2004/04 高雄餐旅學校拒愛滋感染者入學，衛署表示違法必須懲處。

2004/04 民間團體發起「友善校園」運動，強調對學生人權的尊重。

2004/05 性別平等教育法初審通過。

2004/05 溜冰女教練與國中少女感情因素之死
亡事件引發媒體高度關注。

「同性情愛探索團體」，讓困惑於同性情愛的學生分享經驗。

2004/12/06 嘉義大學首度舉辦的「嘉義同志文化祭」，活動有同志音樂節、同志戲劇日、人權講座、同志現身說法等動態活動，活動中心內則有同志小辭典、同志運動史、同志名人簡介等靜態展出，藉此啟發校園民主思想中對同志人權重視的空間。

2005/02/18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社會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國一至國三）基本內容」草案出爐，預定九十五學年起逐年實施的九年一貫社會領域教科書，將增加教導國中生何謂安全性行為、性自主觀念及規範、尊重同性傾向（同性戀）。

2005/03/26 高醫兩性研究中心舉辦「大專院校認識同志營」。

2006/09/12 發生於2000年4月，屏東高樹國中國三學生葉永鋕死亡案，經6年官司纏訟，高

雄高等法院依過失致人於死的罪名，將校長、總務主任以及庶務組長各判處5個月、4個月、3個月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全案定讞。然該案宣判之罪名僅追究「校園設備缺失」，對於性別人權團體主張的「保障校園中性別氣質弱勢學生的處境與人權」，卻未見關注與保障。

2007/02/17 在嘉義縣基督教協同中學任教17年的教師Janet，在接受男變女手術前，雖獲妻子、兒女認同、連教導的學生也全力支持其變性，但校方知悉後竟以「污染學生心靈」為由，要求他離職被他拒絕後，又逼他接受「矯正」須以男性身分、穿著在校活動。

2008/10 北一女學生投書媒體，抱怨校方以「雅觀」為由，並以「愛校」服務、記警告、記過威脅，禁止學生著體育短褲進出校門，引發「北一女爭褲權」論戰。

Kazumi國王

何春蕤

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負責人



2003年4月我受邀去日本講學，到女子大學報到後，性別中心的主任給我介紹一位壯壯的女助理，說我在東京的日子裡凡是有關教學和學術的問題都由她協助並且擔任我的翻譯。Kazumi穿著很中性，頭髮和我一樣超短，在美國讀過碩士，流利的英文帶著可愛的日本口音。

日本人蠻注重倫理，每天中午Kazumi都會來問我要不要一起吃飯。她不是不知道我很能適應新環境，但是總想表示地主的關懷，也覺得跟我吃飯很輕鬆吧！餐廳就在性別中心對面，我們總是端著餐盤找人最少的角落，免得我們興奮的大笑吵到別人。兩個開朗的人在一起時，還蠻噪音的。

Kazumi從沒正面告訴我她是女同志，

但是她總是坦然的說著相關的話題。是她告訴我東京即將有一場女同志的業餘表演秀，問我要不要去，我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在表參道地鐵站會合後，她帶著我七轉八彎的到了一個看起來不太起眼的酒吧，門口貼了表演的海報，門裡滿滿的女生，還有不少金髮碧眼的西方人。

Kazumi把我推到最前面，席地而坐，這個位置有最好的視野，可以看到每一個充滿情色的身軀、每一段煽情的舞蹈，還能看到所有觀眾瘋狂失控的歡愉。原來女同志的場合可以這樣激情而露骨，可以公然表演以假陰莖為主角的多人性交劇碼，可以公然釣人調情。Kazumi在我身邊也樂開了懷，這變成我們兩個共通的回憶，在我離開東京時，Kazumi泛紅的眼睛裡仍然閃爍著那晚的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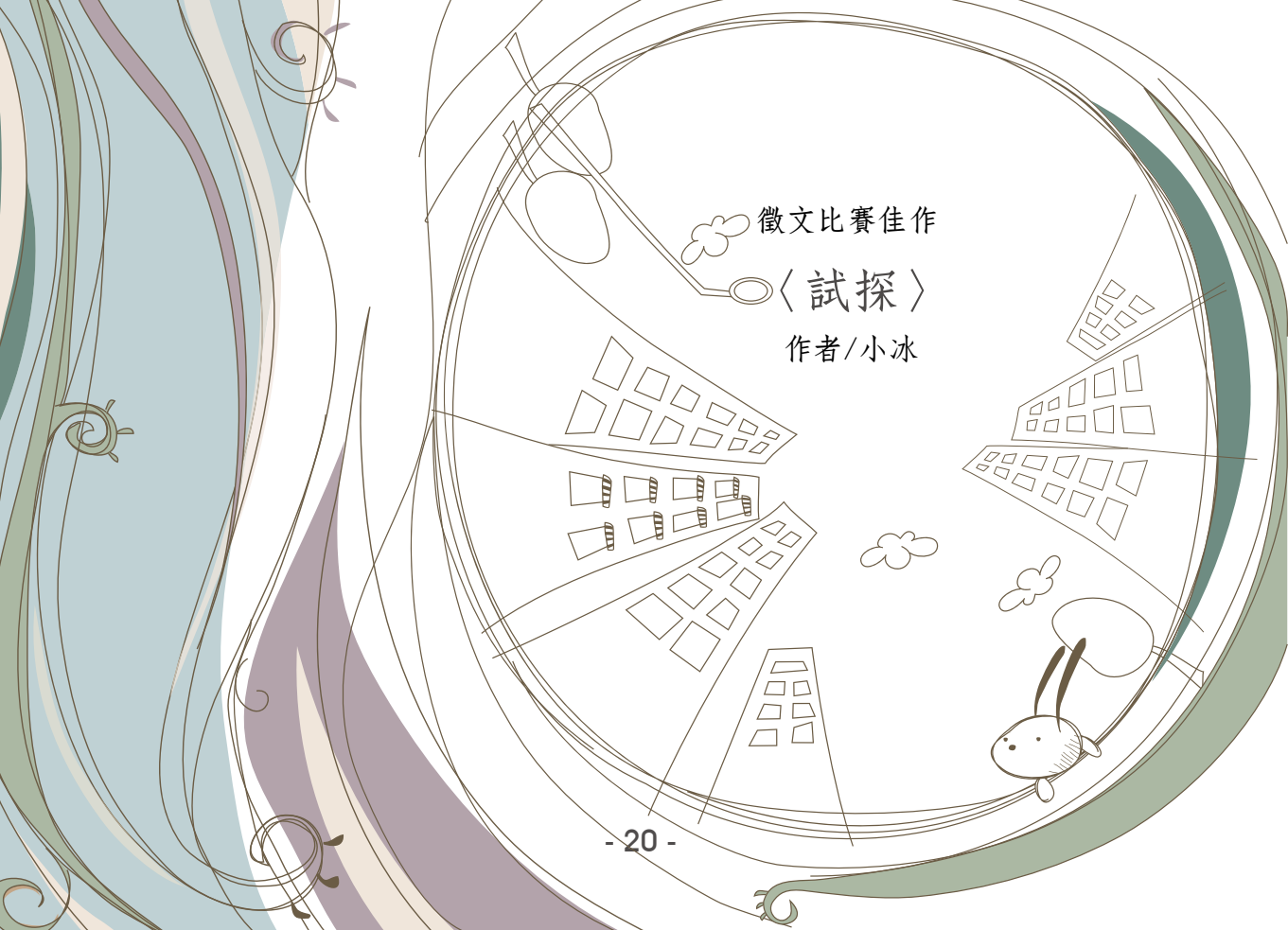
Kazumi曾告訴我，她一直想要翻譯《藍調石牆T》的日文版，但是苦於沒有連絡作者的方式，趁著那年11月費雷思來台，我邀請Kazumi來參加超薄會議，也順路加入我們為費雷思準備的「霞光晚會」。我在信上隨口問她要不要也表演個節目，沒想到她立刻提出要表演變裝國王秀，這在當時的台灣還很少見，我也壓根沒想過她會表演，狐疑的期待著。

霞光晚會那晚，Kazumi很早就開始化妝準備。我以為她會畫上假鬍鬚，沒想到她掏出個小盒子，裡面有一些頭髮，她細心的把頭髮剪成細細的碎末，又在自己下巴上塗了一環膠水，把碎末一點一滴的貼上去，沒一會兒工夫就變成有著淺淺絡腮鬚的大漢。她穿上一件簡單的白襯衣，鬆鬆的掛了兩條彩色的領帶，還配上深色

墨鏡，全然是一副粗獷樣，隨著音樂唱對口，舉手投足都十分到位，觀眾更是瘋狂的拍手，欣賞她的專業級表演。我瞠目結舌，怎麼也沒想到那個開朗直爽的助理有著這樣的表演天分和創意，原來變裝國王秀也可以這樣好看。

Kazumi在台灣의幾天都玩得很盡興，我們倆總是大家的開心果，笑鬧個不停。後來她去了美國讀博士，研究女同志的議題，2008年暑假我回東京玩時她也剛好回家探親，老朋友在老地方見面，還是笑鬧得沒完沒了。Kazumi顯然在美國過得不錯，我相信這位國王一定會繼續照亮她所到的每個地方。





徵文比賽佳作

〈試探〉

作者/小冰

當年我考上的是一所才成立三年的大學，除了幾棟看起來很像寺廟的建築以外，就只剩光禿禿的操場和幾支矗立在道路兩旁的街燈，夜晚幾乎沒有社團活動，更沒有夜市，從宿舍窗口望出去即是一片灰色的亂葬崗。

如此冷冽的基調，也是我第一次接觸到出櫃男同志的環境，由於系所較多女生就讀，當開學第一天晚上大夥兒湊在陽台上討論著哪個正妹的肩帶顏色時，他始終沒有加入話題，只是默默的在收拾行李，個性看來沉穩而低調。後來，可能是我當時一頭長髮的緣故，班上女生開始臆測我的性向（原來她們也在陽台上討論同一件事），得到的結論不外乎是：我一定是個同志。基本上，我對於同志因為認識不多，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排斥的概念，冒著可能交不到女朋友的風險

我也無所謂，或許正因為如此，小畢開始試著接觸我，並且拿出一些同志小眾報借我閱讀，藉以探測我對多元性取向的態度。

「他是我的男友，帥吧。」

小畢從皮夾中拿出一張照片，裡面的大男孩清秀而自信，像極了現在當紅飛輪海團體中的某位成員，從他喜悅的表情裡我可以看得出來，這股依賴與甜蜜的滋味是無關於性別的，雖然必須承認一向以知識份子自詡的我，初次認識到同志文化時是多麼地陌生而踟躕。爾後，我一次次與其他男生在宿舍中下載成人影片的行徑裡，「背叛」了小畢，我始終是「主流」裡那顆隱諱不明的細沙，透過眷戀著異性肉體驅動了勃起機制的十九歲大男孩。

但經過小畢、與他至今都高度參與的社會議題改造，我體會了堅持的況味，在2003年新竹「風城彩虹月」的記者會上，小畢友善地找我演出行動劇，一幕幕來自小畢與他友人的故事透過我的詮釋展演出來，包括了尋找家人認同，以及自我瀕臨崩解再重組的過程，透過我這個異性戀的身體流淌而出，自是五味雜陳。最後一幕，所有人轉身，對著記者鏡頭猛然一指，並且大聲宣告「我是同性戀，那你／妳呢」的誓詞，偏偏是如此深刻而漫長的曲路，小畢身為當次活動的總召集人，巧妙地將多元性取向的訴求縫合在一起，就在這彩虹頂端。

現在我與小畢仍然保持良好互動，可喜的是，所謂那種「自我瀕臨崩解再重組的過程」也逐漸被社會的演進給稀釋了一部份，小畢現在都還在推動著性別人權，一如他在

學校組織性別文化研究社時的積極不懈。

至於幾天前，一個認識不深的當兵學弟，也在MSN上對我坦承了性向，還要我幫幫他如何追到一個打球的陽光男孩。他與小畢一樣，都有著纖細的性格，讀四年黑格爾康德叔本華，但一點都不哲學地活著，只希望在線上與陽光男孩聊上一整夜。這讓我想起了第一次行經亂葬山頭、踏進性別文化研究社的時候，小畢正對著電腦螢幕打著「ICQ」，在不斷「喔喔」的傳輸聲音中，他清了清喉嚨，賣力向電子路線彼端的對方羅列出好幾個燈光美氣氛佳的咖啡廳網頁，而現在，我也對著螢幕咳嗽，然後把我與女友去過的每個加溫地點複製到對話框裡去。趁著彩虹初來乍到。

〈完〉97.09.28

徵文比賽佳作

〈我們「談」情「說」愛〉

作者/Pei



回想起來，我不記得妳明確的談過妳的性向，我只依稀記得，二十歲那年的暑假，我從台北南下找妳，在妳租的小套房裡，我們開始了從那時到現在都談不完的話題，那個晚上，妳說妳喜歡的那個籃球隊的女孩，我說我愛上的那個不應該愛上的男人，我們徹夜暢談，後來我好像沒跟妳說，雖然我們從幼稚園就念同一所學校直到高中，我卻到那個時候才感覺真正交上妳這個朋友。

那時候，我們都是大二生，大學裡太自由了，我們各自馬上就展開了戀情，一見面急切得想要一吐為快，妳自然的說起她，說她是很特別、心思很敏銳的女生，妙的是打起籃球有股殺勁，最重要的是，妳說她很美，眉宇之間讓妳深深著迷，後來我有機會見她一次，細緻的杏眼上有著

兩道比一般女生濃一點的眉，那眉間讓她有了英氣，可那婉約的眼神讓她有了些柔媚，她果真美，我說，妳那時有點害羞得笑了。

後來我知道了妳過去幾年暗戀的班上女生，因為我們同班，那些女生的樣子我都熟悉，我發現，妳喜歡的女生多半是這樣的類型。

過了四、五年，我的那段感情終於斷了，那男人全身而退，我則遍體鱗傷，我第一個想到可以訴說的人只有妳，但我很歉疚久沒跟妳聯繫，不知怎麼開口。

我不知道那時候妳在台北，我們巧遇，並約好了再度見面，妳的語氣輕快，我預想妳跟籃球隊女生應該是很穩定發展著。

不過，妳帶著另一個她來到了我在台北的宿舍，這個她有著妳喜歡的那種美，妳說她很年輕，小妳七歲，但是已經有著很倔強的想法，她靜靜坐在妳身邊，輕輕挑了一下眉，她很沉默，可能怕生，只有在妳提到她念的高中才說上幾句話，她一微笑起來就像是又小了十歲那樣天真可愛，妳眼神充滿憐愛的看著她，我則看到戀愛中的妳那種全身投入的勇敢，我想是那一股力量，突然讓我覺得妳真的有點像個男人，妳不知道還記不記得，我讀幼稚園的時候曾經問過妳「妳站著還是坐著尿尿」的趣事，我想那時候，我開始懷疑妳不是我們女生這一國的。

一直到我快要畢業，我們沒有多常聯繫，卻又是另一個偶然機會，妳騎著125cc的機車從學校後門經過，我看見

妳，我壓抑著我的驚訝，妳糟透了，又黑又瘦，眼裡某種神采不見了，妳讓我看妳手上的傷，妳自己割的，妳說起那個籃球隊女孩，妳說起那個高中女生，妳說分手和肉體疼痛不能比，妳說著說著哽咽了，我不知該說些什麼，我想起我那段感情受的痛苦，我想起那天妳帶她來我宿舍，我們聽著Mocheeba的over and over，我想起我們還在這路上辛苦的要往下走，心情卻像歌裡說的一樣，一直往下掉往下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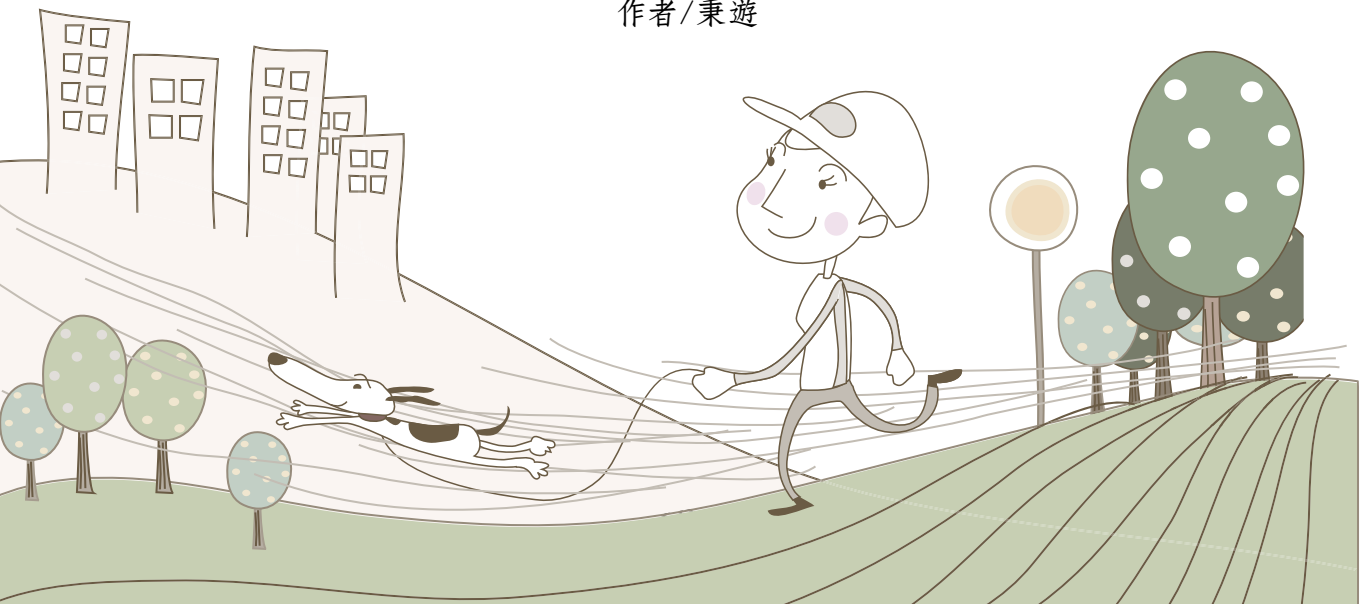
我的痛苦讓我只能離開台灣，但有機會回台灣就見妳，這幾年，妳的生活不一樣了，現在妳的那個她，雖然一樣讓妳甜蜜也難過，但妳知道自已的位置了，妳愛得更悠遊自得了。

往後，我們一樣會繼續談我們的愛情，有時候激動的訴說戀人的冷酷決絕、有時候沾沾自喜交換戀人的枕邊細語，我們的交談圍繞著各自身邊的戀人，和我們永遠說不完的戀愛故事，那似乎就是我們世界的全部，我知道妳一定懂得的。

徵文比賽佳作

〈A Gay Gay〉

作者／秉遊



小J，一個特別的學弟，也是個要好的朋友。有點忘了我們認識的確切時間，只記得曾在學校宿舍看過他幾回，眼神也曾交會過，後來在路上巧遇時，開始會不自覺地點頭打招呼。之後幾番因緣際會，在通識選修課的課堂上、超商、和KTV的洗手間裡，我們皆巧然偶遇，尤其在KTV那次，我們幾乎是笑著一同步出洗手間。

我們慢慢地熟稔，也逐漸在生活上產生交集，所幸我們尚有蠻多共同的興趣。一天深夜，心血來潮挖醒了小J，邀他到籃球場上單挑，那晚他還吃了我幾記爛火鍋，看來他的球技是不怎樣的，居然在我上籃時，死纏爛打地拖抱住我，我好氣又好笑地喊他犯規。呵，不過除了打球之外，很多時候，他倒是對我挺好的，也常聽我發些癡情的牢騷。他還調侃我，沒有

女朋友那有何大不了，如同他便打算作個單身貴族，一個人自在逍遙，有啥不好？我總笑他不識愁滋味，他不過小個我兩歲，便當他是自己小弟般看待。

有一陣子，我過得挺不順遂，課堂上心儀的女生，莫名其妙地依偎在一個比她矮的男生身旁。於是，我期中考不及格，期末考也索性睡過了頭，連跟教授求情的邊緣都沾不上。寒假返鄉前夕，小J神秘兮兮地約我到球場旁的冰果店，當然不免又聽我一肚牢騷，後來我發現，他總是笑笑地聽我講，眉宇間卻彷彿深劃著什麼不為人知的愁緒。

那天離去前他遞給我一封紙袋，裡頭是一張小卡，和兩張棒賽的入場券，小卡上寫著：「秉哥：天涯何處無芳草，何苦

耽戀一叢花？」呵，我這頭笨拙的豬腦袋，只關心著棒賽的日期。球賽當日，小J爽約了，他從手機裡傳來有氣無力的聲音，只告訴我他好像生病了，我提醒他去看醫生，便獨自一人進了球場。幾天後，收到他寄來的新年賀卡，這回我才剛忘卻我那樁尚未開啟便已失去的戀情，沒想到，又幾乎是遭他一記悶雷擊中，劈得我呆滯許久，無法自己。

他文情並茂地傾露對我的好感，記得當時我捧著賀卡，雙手幾乎發顫，我很清楚那絕不是雞皮疙瘩，但是我這頭豬腦袋，除了被打醒之外，還是不免困惑連連，呆愣了半晌，才能再把這片情書賀卡仔細讀它一遍。我開始回想過去相處的種種，很多事情就這麼豁然開朗，但也很多事情也開始迷惘不解。那陣子，我的心情

一直煩躁到大年初幾，才有勇氣打電話給小J，若不是這通電話，小J說我們的友誼可能就提早劃上句點了。

那天我們電話中聊了許久，他說非常懊悔這麼衝動寄那張賀卡給我，我則承諾會繼續當他是好哥兒們，就這樣我們聊開了心防。我囁嚅地問了他很多關於他性傾向的事情，他用了一個我覺得既好笑卻也頗具道理的譬喻，他說就像是有的人愛吃飯，有的人愛吃麵，飯有許多不同口味，麵也是一樣，沒有什麼原因，也沒人可以強迫另一個人有相同的喜好。

雖然我內心仍有些異樣的感受，但他的確提醒了我如何去尊重個別差異。他說因為社會上普遍的偏見，曾令他自我懷疑，甚至是厭惡自己。他從小便發覺自己

有這個令人困惑的傾向，卻只能孤單而痛苦地獨自面對，是後來在閱讀了一些相關的書籍與資訊之後，才逐漸地從那自我放逐的陰霾中走出來。

他確實開拓了我的視野，也能尊重我只能當他是哥兒們的心情。雖然最近他開始會用他對我的好感來吃我豆腐，有時我也會不經意地拿他的性傾向來調侃他，但終究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好友。更重要的，他讓我學會並看重人與人之間，原本就是帶著些許差異，我們不應當用自己的刻板印象來論斷他人，更不應該秉持著先入為主的觀念，去排擠與歧視與自己有所差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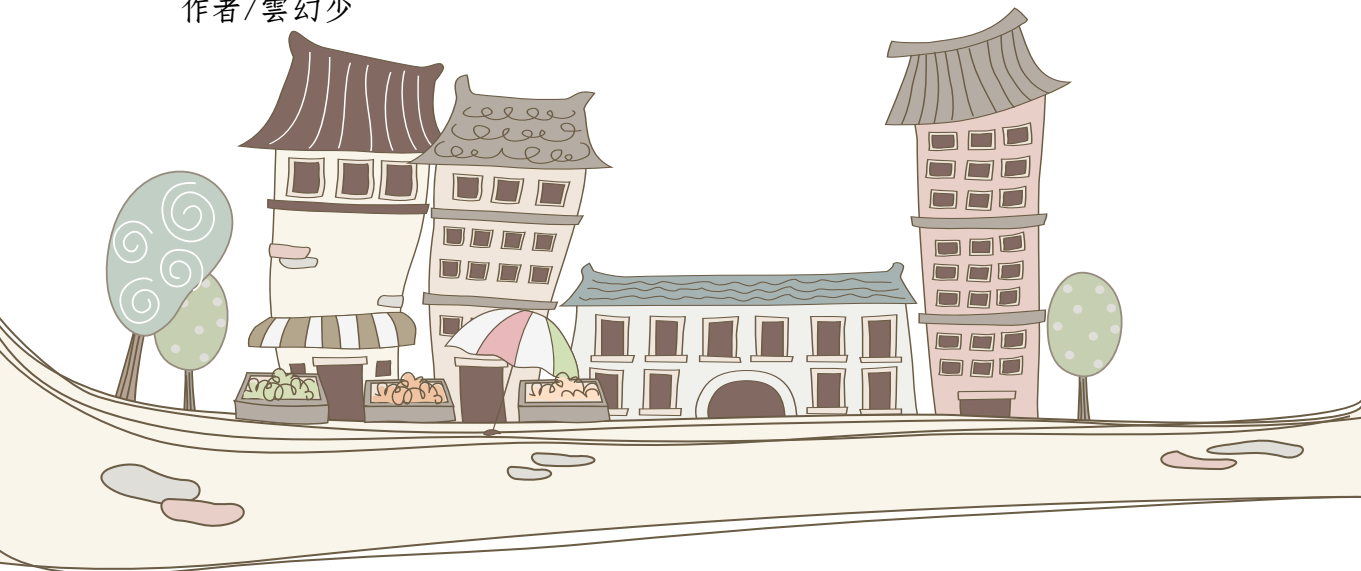
他告訴我，“gay”這個詞原義是「快樂」的意思，所以他說他要當“A

gay gay.”（一個快樂的同性戀）。由衷地祝福小J，能早日找到懂他、愛他的好伴侶。

徵文比賽佳作

〈基色調公寓〉

作者/雲幻少



三十五坪，六樓，有個大陽台，不包水電，一個月一萬七千塊，三個人分。然後我們常常在大陽台上烤肉，喝點小酒。

當初找這間房子花了點時間，找房客也花了點心力；我跟Y穿梭在新店街頭，搜索開學月餘以來所剩不多的房屋出租，每張字條告示乃至於徵人尋狗，都不放過。

由於沒有字條貼著「缺室友」三個大字，所以我和Y各自選了不同的通識課，試圖在新的課程選擇中尋找新朋友和室友。

第三個房客是我在一堂通識課上認識的，姑且稱他為D。

千說百說，甚至提出了免押金的優渥條件，我和Y幫他各攤了一半的押金，才把他延攬進來。

原因是六樓太高，讓嬌弱的他畏懼了好一陣子。而我選中這間房的原因也是因為它遠在六樓，一登上陽台，那開闊的視野和一覽無遺的新店街道，令人消憂解愁。

天空晴快的藍，從沒讓人聯想過憂鬱或其他詭祕的心理狀態。

或是夜裡，明月當空，陽台正對東方，遠處的高樓細縫間升起明月一輪；吹來的夜風，月色裡彷彿傾下半片光輝，在我們的酒杯裡搖漾。

Y的房間裡看得到夕日，D的房間正對著樓下熱鬧的新店街頭，而我的房間便時常覽月吟風。

也許是這樣的窗景，或是本性使然，Y的長髮劉海和他蒼瘦的臉，不斷地吐露著他還有更多的夢想要追求，但夕陽卻不

斷落下遠去；久而久之，他已經可以用同一種表情面對每天變換不同的晚霞了。

風月偶爾會灑進窗底來，像今天就是，催著我的手指不斷敲打鍵盤。

而D，總是最晚歸的一個。他似乎受到了霓虹的誘惑，跨上他的小野馬，天天往台北市不眠的地方奔馳。

叢生的高樓掛上了秋夜星空裡的流光，那和我在陽台或窗底見到的月色不同，很閃耀，甚至比月還明亮，而且沒有陰影，沒有雲朵會遮掩住它們的光芒。

D也在光芒裡頭。曾經在一個夜唱聚會上，我也見識過D的那種光芒，無人能敵，一個真正的大明星，丰姿綽約地歌演著他的青春，他的愛情，他的人生。

他那R&B的痴情歌聲裡頭，永遠住著數個我和Y不曾見過，未曾相識的人們，

男人們。

也許清醒才會驚覺自己曾經癡迷過，但更多的人寧可選擇不曾清醒。D應該有醒過，所以後來又迷戀著那些迷幻的燈影。

每交往一個不同的人，他的房間都會悄悄地告訴我那個男人的樣貌。

菸味、香水味、和家裡不同廠牌的洗衣精，或是空氣中一點點不一樣的氣息，讓我勾勒出他每晚抱著入睡的男人，是圓是扁，高矮胖瘦。

就像Y的女友離去後的家裡，總是會留著百合花盛開時的芬芳一樣，只是D的房裡可能是麝香，或者更野性激烈的氣味。

他的房裡，還透著一絲絲稚氣，地上散滿著零食，睡在剛曬好的衣物上，看起

來是個需要媽媽照顧生活的人；成天作著美麗的夢，一度讓我以為他的眼裡所看到的世界是粉紅色的。

不像我和Y，拖著老長的歲月痕跡，各自迤往未知的盡頭，甚至是一些沒有盡頭的路，我們都欣然或獨自悄然前往。

只有D，D走的路，在一場夢裡鋪排出完美的軌道，醒來時，那軌道不一定還在，但是D總有充分的想像力讓軌道延續。

延續到我們要分離的那一天，他告訴我他和男友找到了新的房子，而D也為此幫我們找到了新的室友。

我從不曾為了男友而毅然決然地興起同居的念頭，但是D可以。

我頂多帶男人回家過夜，那時候可能要Y稍作迴避，但是我沒有勇氣和可能只

是寂寞得想需索一具同樣擁有寂寞身軀的男人在一起。

D要搬家那天，Y說：「我會記得這段好像住在GAY吧裡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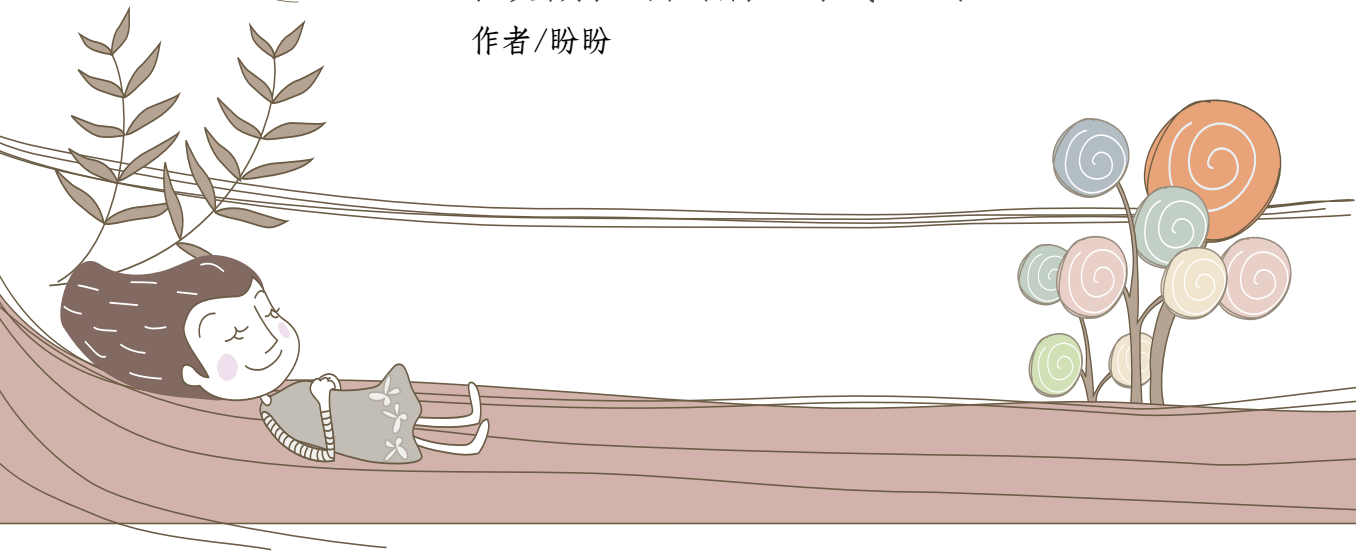
「喔，我忘了說，新室友他也是GAY；你還要繼續當這棟公寓裡唯一的真男人。」D笑著說。



徵文比賽佳作

〈暖陽／細雨／手掌心〉

作者／盼盼



2008

同志公民運動

如果有人說，人總是相信奇蹟和巧遇，那我會說人只是在等待一種樂透性的救贖，在一次又一次的循環中墜落、爬起。於是，我們在一樣的生活中游離了，看不清什麼是現實所需，更看不清哪些是自己想要的。

小暮是我的國中同學，認識她時正如同她的名字，璀璨中帶點對白日的依依不捨，那是一種看似開朗中的憂鬱，我總以為那份憂愁是她的單親家庭造成的。總是在上課時帶給大家歡笑，卻又在每天的放學時間，一個人偷偷的跑回教室看書，然而我是到了大學才真正的知道，當時她做出這樣舉動的原因。

高中失聯了三年，我與小暮在大學又再次相遇，還記得第一次在學校遇到她，爽朗的一聲「嗨！」伴著一頭俏麗短髮，

淡色系薄妝好像草坪上輕輕點綴的蝴蝶，青春中帶了股跳躍的韻律。我們互相交換對方的生活，還談起了國中的種種幼稚蠢事。

「對了小暮，為什麼妳那個時候要一個人在教室裡看書呢？」

「妳終於問了，我還以為妳一輩子都不會問我。」

我很驚訝自己竟可以如此自然的把這個藏在心中五年的疑問說出來，而小暮的反應更令我在之後的聊天裡啞口無言，只能默默的盯著咖啡杯的邊緣。

「其實我一直都有注意到妳在看我，但是我覺得總有一天要對妳坦白，所以也一直在等妳來問我，沒想到，一過就五年了。」

她語中帶著些許嘲諷和無奈的感覺，

彷彿已經釋懷，又或是被時間沖淡的無力感。

「那個時候，還記得我總是在上課時逗大家笑嗎？其實我只是不喜歡那種沉悶氣氛而已；過了放學時間，大家都離開了，深處的我自己就會浮現，我變得不喜歡學校，不喜歡同學，喜歡自己一個人。書是個幌子，因為我知道妳在偷看我，所以假裝在看書，其實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發呆。」

小暮笑了笑看看我，好像很不好意思，然後又繼續說。

「當時我發現我喜歡上了班上一個女生，就是那個常常來關心我的大眼育玲；那一陣子我很困惑而且討厭自己，用美工刀自殘，想盡一切辦法希望自己可以清醒，只是最後都徒勞無功。上了高中之後

我向她告白，我們在一起交往了一年。」

「之後呢？為什麼分手？」我終於回過神，看出小暮眼中的一絲欲言又止。

「她劈腿，之後她喜歡上一個網友，聽說是一個外國的交換學生，比我們都大很多。她說她喜歡勇敢表現愛的人，受不了我的固執和拘謹。」

我們坐在一個學校附近已算是雅致的咖啡廳裡，她輕輕的吸了一口手邊的拿鐵，整個環境彷彿和她融成了一種獨有的氛圍。有一種人，不管是和他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讓你產生舒適感和安全感，想和他說好多的話不管是雜事或是心靈的，像薰衣草一樣可以使你在他身邊慢慢熟睡。小暮就是這種人，她讓我感受到這是上大學以來第一次擁有的安穩情緒和自我空間。

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小暮的性向，可能是因為她雖然剪了短髮，卻還是散發出一種少女的羞澀氣息，她說剪短髮是因為喜歡俐落而不是想當男人，更不會因為育玲和男人交往的事改變自己的想法。

「唯一會討厭自己是女人的時候，應該只有生理痛吧！」小暮捧著肚子裝出誇張的痛苦姿勢。

她喜歡身為女人的自己。

這世界的弔詭成份總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一個擁有名模身材臉龐的自閉症患者，又或是有自殘傾向、嗜血如癡的高知識份子，不可否認的，這些不搭調的組合存在了，但我們只不過是在用自己的價值觀建構他人的人生而已。

什麼是他們真正想要的呢？

和小暮相處的時間裡，我除了知道

許多同志的想法以外，還發現原來她們和一般人是一樣的，可能更脆弱，更容易哭泣。有人說人生來孤獨，但我覺得只要我的生命中有小暮的存在，我就能擁有正視自己的勇氣，正視自己想要的東西，正視自己的卑微渺小，這也或許是因為我默默的慶幸自己在生活中不用承受與她們同等的壓力，而且我們現在也都擁有「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這樣的踏實。

我的同志好友：殘酷兒

易君珊

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第三屆流浪者、藝術治療師



許久不見的一位朋友，收到我傳給她參與同志遊行的訊息，急忙偷偷問我的密友：「33，也是哦？」

姊姊也在msn上支持同志遊行，朋友與主管全都冒出來問：「怎麼了？是不是感情受了創傷？還是遇到挫折？幹嘛喜歡女生啊？」

我和姊姊聽到這樣的「問候」，臉上都很「三條線」！支持同志遊行，就一定是同志，或表示在異性戀關係中受到創傷與挫折嗎？曾有男同志認為我的肢障同志好友Vincent，就是因為小兒麻痺，沒有女生要，才變成同性戀者。

為了支持同時擁有身心障礙與同志身分的族群，我號召好友組了一隊名為《殘酷兒》的隊伍，加入同志驕傲遊行。同志與身心障礙

者，因不符合主流對「正常人」的期待，同為兩個被邊緣化、被貼上「不正常」、「他者」的標籤與罪名。

《殘酷兒》的出現，人們選擇接近與遠離的方式不同，有同志朋友反應，殘字不好聽，但像Vincent說的：「對我們殘障者來說，當我們能面對殘時，就已是見山不是山，心中無懼了；相對的，對我們同性戀來說，肯承認自己是同性戀時，也已是見海不是海，心中更無懼了！」

有人來信表達，對於單純只是同志的人而言，擔心加入《殘酷兒》會被誤認為也有身心障礙；有位老師要帶5歲兒子來遊行，希望孩子學會尊重與包容力；還有，幾位身心障礙朋友報名加入《殘酷兒》時表示，他們從自己殘障弱勢的經驗，更可以體會同志朋友在社會上

經歷的委屈。而幾位藝術家朋友則是早早開始想造型，聽見《殘酷兒》，直說酷！

我支持同志遊行，是因為我支持人們「做自己」。當一群因自然因素（身心障礙、性向）不同於所謂正常人而被排斥、被拒絕時，並且得順應著大環境的要求來取代自己的原貌，這得承受多少壓力啊！我支持多元文化，因為我相信同志與身心障礙文化一樣，都需要被平等的尊重。妳/你不必是同性戀者，才可以加入同志遊行；不必是個殘障者、受暴者，才需要反抗社會的歧視與壓迫；同樣的，有一天若家暴受虐者、目睹兒也決定上街遊行，以行動來表示「我們受夠了！我們接受『逆來』，但我們不願再『順受！』」我也一樣會上街支持。

遊行時，宣傳車上的領隊帶大家喊「我

是同性戀！」我與身旁的異性戀者也一起大聲喊。這對我來說是種奇妙、難得的經驗：喊的動作，是與這社群一起發聲；是透過身體，替目前隱藏起來的《殘酷兒》張大嘴、說話；喊的動作，是換個角度做別人，以體會當汗名落在自己身上時，與同族群的夥伴一起反擊回去的自我賦權力量。至於，會不會被別人誤認我的性向，那一點也不重要。

遊行後，某新聞報導「障礙同志也來『參一腳』」。身心障礙者和所有人一樣，都有選擇性向的權利，再說，同志朋友也有可能成為身心障礙的一員；這絕對不是任何的詛咒！每個人都會遇到意外以及年老時身體病痛衰弱。《殘酷兒》是來挺大家族的活動，可不是用「參一腳」的心態來湊熱鬧。「參一腳」？我們是很用心帶著改裝機車與輪椅來「參三輪」和「參四輪」！

有許多人建議：「幹嘛要特別寫出『殘障』？寫『同志』或『人』就好啦！」這是因為人們總把刻板印象複製，以為所有的殘障朋友、同志都是一籊筐的一個樣；《殘酷兒》從酷兒族群裡強調「殘」，點出細微差異處，凸顯「尊重多樣性」的概念。

這令我想到，大喊「給我男體、不要屍體」的素食主義同志團體《素食男兒》，吃素即是這團體的特點；而我們《殘酷兒》的特色就是身心障礙。人們會迴避「殘障」，只因內心對身心障礙充滿懼怕、排斥，而吃素這件事卻是可接受的。要不然人們怎麼不建議標語避開「素」，只說「吃食物的同志」或「食物男兒」就好？

同時擁有身心障礙者與同志身分的《殘酷兒》，身為殘障、酷兒文化的繼承者，除了時

時要突破身體、心理上的限制，在探索個人能力、性向、性需求時又得與社會的期待衝撞。這雙重身分讓《殘酷兒》的身體承載多重文化的豐富性，同時也體會社會雙倍的歧視，但這過程中《殘酷兒》長時間面對外界眼光時滋養出的耐力與韌性卻是超乎一般人想像，也常是不被珍惜、不被重視的個人特質與能力。

《殘酷兒》正視屬於這族群的名，訴求在於不忽視身心障礙者的活力、生命力、不再刻意抹去歧視帶來的壓抑，同時，我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大家都是人，而人們常忽略彼此之間共同的相似性…

《殘酷兒》＝障礙加同志，不是詛咒、不殘酷，是好酷！

彩虹任悠遊 我的同志好朋友



2008認識同志手冊

出版者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執行單位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編輯小組 王蘋 陳俞容
美術編輯 江嘉雯
出版日期 2008/11/30

【前言】

貼近生活 看見同志

「2006同志公民運動」我們將彩虹旗懸掛在臺北市府的門口，那一面彩虹旗象徵著這個城市為多元包容和尊重人權跨出了一步。「2007同志公民運動」同志重回紅樓，放映十二部交織出同志生命及樣貌的電影，與市民朋友的第一線接觸、對話，讓同志與市民的距離不再是想像中的遙不可及。

八年過去，同志公民運動已經歷多項精彩繽紛的熱鬧活動，「2008同志公民運動」採用更貼近市民生活的方式，「我的同志好朋友」徵文，讓市民主動說出對同志的關心和感情。

有很多人可能覺得身邊沒有同志，沒有

同志好朋友，同志是少數，同志面貌是模糊的，我們辦這個活動，希望一般市民朋友，主動與我們分享，和同志朋友相識、相處的點點滴滴和感動。讓大家知道，同志並不是陌生人，他們就在我們身邊！可能我們沒有釋出對於同志友善的訊息，或對於性別足夠開放的態度，讓同志朋友對於出櫃是非常猶豫甚至是恐懼的，但只要我們打開心胸，就會發現，這個原來我們以為早已熟悉的世界，因為認識了同志而變得更加多采多姿。

從歷屆的同志公民運動中，一般市民已逐漸參與加入活動，與同志直接互動、認識，交換經驗，在生活中，LGBT（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同志親友是需要市民朋友支持的，多元、尊重與包容是讓一個城市發光發熱的三大要素。

這次徵文活動獲得大家踴躍參與，我們共收到有效稿件六十五篇，由評審團：台大外文系朱偉誠老師、清華大學中文系劉人鵬老師、小說家陳慶祐及北極之光出版社負責人張漠藍所組成，評選出二十名入圍文章。

另外我們還邀請文化、學術、社運、媒體等社會各界人士撰稿，透過文字的穿透力，分享他們與同志（LGBT）朋友互動的歷程。

從不理解到接納，從排斥到欣賞，過程裡的點點滴滴對很多人而言是生命中很複雜的衝擊。在課本裡，這個世界彷彿是古今中外從來不曾存在同志的，在生活中，同志只存在人群的耳語之中，在家庭裡，同志親人是禁忌；藉著「我的同志好朋

友」，許多市民說出了他們和同志朋友、家人的，相知相惜的動人故事，希望它們能勾連起我們每個人生命中曾經歷並珍惜的一段情誼，並讓台北這個看似匆忙而冷漠的城市，從每個人的人際網絡輻射出一個彩虹色的、友善而溫暖的台北印象。

性別人權協會
gsrat.net

我的同志好朋友

梁玉芳

聯合報資深記者



打從王蘋在街頭吩咐我寫文之後，就有「交作業」的焦慮。腦袋裡像放映機一樣，一個個人影、場景，像幻燈片一樣一張張跑出來了。

沒有辦法要這些幻燈片按順序排好，就讓它們隨興出現吧。

· 我不太記得我的人生是何時第一次聽到「同性戀」這個詞，但肯定是同時知道「異性戀」這個詞的當兒。如此，便知道很多事不是我們以為的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印象裡記憶鮮明的啟蒙對話，常常可以拿出來像頭腦體操一樣，再次鍛鍊自己的思維。比如說，聽香港來的周華山說回答「你什麼時候確定自己是同性戀的？」

最好用的答案：「你什麼時候確定自己是異性戀的？」
對喔，對喔。

好多這樣有意思的對比，像X光一樣，讓我們習以為常的偏見得以一一現形。

· 有一次，和導演陳俊志同一個場子，他常說和我們女生是姊妹淘。我和他同台演出，要說說同志運動的什麼事，主題我老早忘光了，但鮮明的是那個鏡頭：場子明明要開始了，陳米奇拿出粉撲拚命補妝！

我蠟著一張臉坐旁邊看他磨陣打粉。我外表像灰姑娘（不會打扮的，有待fab gay解救的直同志），心裡的味道像灰姑娘的姊姊。哈哈。

又：狂賀陳米奇再度得到文學獎首獎！他說：「證明我不是花瓶，是個才女！」

· 有一件白襯衫，我常常想起。那是到女書店參加記者會。我早到了，該上台講奪回新公園行動權（哎，是的，好久囉）的女同志站在陽台前，對著天空抽菸。

寬大的白襯衫的背影，她掙著腰站在那裡，右手忽地彈一下菸，那麼毫不在乎。那一剎那，我楞住了——因為心裡動了一下，那個帥氣的舉動好像勾動起心裡的哪個角落的哪個什麼，卻讓我嚇了一跳。怦怦怦。

· 有時會覺得，我的同志朋友活得要

比異性戀朋友更自由，更真性情。或許是在長年抵抗歧視之後，真能掙脫這些有的沒的社會禁錮，就像練功到了上層，打通任督二脈，從此得了大自由。對自己的感受、需求、對社會的眼光、肯定，再也不用扭扭捏捏。

近日與同志朋友聊天，C問已經單身很久的L說：「你都不需要愛情嗎？一個人真的可以嗎？」L非常自然地回答：「不用耶，大概是我性的需求都可以找得到人滿足吧，上網都可以找得到人。其他的，生活上、開店，我都可以一個人。一個人，可以的。」

然後，我們各自說起自己的感情處理和期待，非常非常自然和誠懇。我很感動，一直記得那夜的談話——我們都不算

深交，但是這樣坦白述說自己，讓我覺得非常自在。

我覺得，在異性戀或非婦運的圈子裡，似乎沒有遇過這樣的對話和自由，因為總是要照著既定的軌道走，所以要不斷和傳統觀念對抗；彷彿世界除了既有的一種安排之外，別無想像。

・我所認識的許多同志朋友是先當了朋友，許久之後才知道他是同志的。

在跑老弱婦孺線的時候，認識了W。他是老人團體的秘書長，公認的帥哥一枚。大家會開玩笑，那個誰誰誰喜歡W啦，只有對他才有笑臉什麼的。W一直是溫柔的、非常有耐性的採訪對象，和王蘋一樣，惠我良多。

後來，他就出國念博士了。後來，他回來當教授了。再後來，在蒐集愛滋村資料（好像是）的時候，在網路上看到天主教的刊物，裡頭有W的文章，談到他的過去和戀人。「啊，他是同志呀！」有些驚訝，也有些明白。這時，我才是真正認識了W。

・翻出舊時筆記一則：

「同志社團常要抗議的是，每當有同志事件上報時，標題上總會標明男同志身分，例如：「男同志涉公然猥褻，送法辦」，但同志團體認為，特別凸顯同志身分的心態就是一種性別歧視——為什麼標題就不會就不會出現「異性戀男人涉公然猥褻」？

喀飛舉例說，清大輻生所三角戀愛發

生時，因為洪曉慧和死者許嘉真感情很好，也有媒體懷疑她們是女同性戀，一起又愛上別人成為三角形雙性戀。當喀飛接到媒體詢問：「你們同性戀的處理感情的方式都這麼激烈的嗎？」——這句問話裡，包含了異性戀者對同性戀的刻板印象。

喀飛說，他知道記者不會把他的話寫得完整，一字一句他都得很小心，他只說了一句重要、而且記者一定不會聽錯的話：「她即使有錯，也是錯在處理感情的方式，而不是她到底是不是同性戀。」

.....

那天，在同居伴侶法的論壇上再見到喀飛，已是這段筆記的許多年之後了。哎，喀飛長了許多白頭髮了，偶也是。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features a sepia-toned photograph of two dried lotus seed pods (receptacles) and their stems. One pod is in the lower-left foreground, showing its intricate, ribbed structure and the central opening where the stem was attached. Another pod is positioned higher and to the right, also showing its characteristic holes. The stems are long and thin, with some visible textur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quiet and contemplative.

我的同志朋友

淘兒

中學教師

為保護學生此篇文章以筆名發表

2008

同志公民運動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同性戀！雖然我是個男生，但我總覺得我的身體跟靈魂都是女生。」

三年前，我在課堂上認識了K，一個頭髮整整齊齊、瘦瘦高高、是那種女同學會偷偷地寫情書給他的那種帥氣國中生。

那天我在班上跟學生討論到同性戀的議題。課程結束後，我匆忙地趕往下一個課堂，走廊上，K從後方急忙地追了上來，他用略為顫抖的語氣問我：「老師，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同性戀！雖然我是個男生，但我總覺得我的身體跟靈魂都是女生。老師，我很需要你的幫助……」。

老實說，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不過至少還能當個好聽眾。「其實是男生是女生

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至少你願意去認識真正的自己，這是很棒的，如果你需要談話，我隨時隨地都樂意當你的聽眾。」

我真心地回答他。

「老師，我告訴你喔，我最喜歡的是Hello Kitty，你想到各種造型我都有，尤其是最愛的粉紅色」、「最近那部很紅的電影，您有去看嗎？我覺得……」、「我的願望就是留長長的頭髮，穿我喜歡的衣服，當然現在是不可能的，我只要頭髮一長，就會被要求剪短……」。從那天之後一直到暑假，K就時常和我分享他心裡的想法跟秘密。

沒料到暑假一過，才剛開學，他就在學校鬧出了一件天大地大的事件。

同事突然打電話給我：「你知不知道學校出了大事了？某班一個男學生竟然戴假髮來學校，上下課都戴著，長髮及肩的那種，還有波浪卷呢！聽說是瞞著家裡，偷偷去買來戴的，現在學生實在太離譜了……」、「據說教官在朝會時候，公開說某學生戴假髮很傷眼，會嚇到其他同學……」、「聽說他被家裡禁足了，假髮被沒收，學校安排心理醫師要晤談他。」

同事們滔滔不絕地訴說著校方對此事件的反彈態度，不過我心裡反而浮現了與其他人不同的想法：「K真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只是校方的反應也太激烈了吧！」當天他又跑來找我，似乎想從我這得到同情的理解與支持。「因為住在家裡不能留長髮，我想說只在學校戴，放學就拿下來，這樣應該沒關係」、「我問過一

些老師跟同學，他們都說沒關係，但是為什麼教官要用那種污辱人的語氣來當眾指責我？」、「假髮是我省下零用錢買的，一頂可是不便宜，我還特地選我最喜歡的波浪卷，都怪學校大驚小怪，害我的假髮被家裡沒收」。K不斷埋怨校方的處理方式。

我問他事後有被懲處嗎？家裡人又是怎麼反應？K說：「就像根本沒發生過這件事一樣，後來大家都沒再提這件事，我也沒有被處罰，學校也沒有安排心理醫生來找我談」。

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這件事被完全冷凍起來，再也沒有人把他當作話題，整個學校也再也沒有機會去觸碰、去理解這個禁忌。

後來我與性別人權協會說了K的故事，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麼幫助K。協會推薦我一本可能會有幫助的書：「她是我哥哥」。我當晚就把這本書看完，心想這本書寫的根本就是K的故事嘛，唯一的不同處是，書中主角後來受不了家庭跟學校的壓力，只好帶著妹妹的祝福，遠赴外國，去尋找自己內心的真實世界、去達成自己壓抑許久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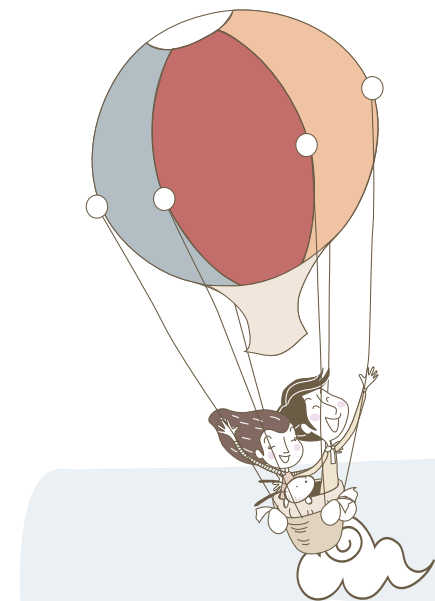
後來我把這本書送給了K，也推薦給學校圖書館，因為誰知道還有多少像K一樣的故事，會在何時重演，也許他們會幸運地發現這本書，因而得到珍貴的祝福與理解。

這三年來，每次學期一開始我都會跟新同學談到K的故事。我不願透露K的真實

姓名，但我很希望新生們都能藉由K的故事來認真思考：「如果我周遭有這樣的朋友，我會想跟他說什麼？」。於是我讓學生們試著寫信給K，讓他們把K當成是好朋友，然後寫一封信給他支持、鼓勵或是建議。

這三年來，K已經收到了數以百計的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善意的鼓勵，但也有少數的疑問、好奇甚至質疑的信件，我一一跟K討論並由他回信給學弟妹們。這整個過程在同學間引起了不錯的迴響和啟發。

有些同事不太能理解為何我要跟每個學生講K的故事，我回答說：「因為只有清楚地瞭解彼此的差異、我們才可能真正地尊重別人，也才可能真正地認識自己。」



徵文比賽第一名

〈豬大便之金色太空飄飄〉

作者/張小桃

白鯊國小，女同學張小桃和男同學無線電約定一輩子要做好朋友，不守信用的人是豬大便。那一年，我們十歲。

無線電是班上的衛生股長，會站在大樹下檢查小桃沒掃乾淨的落葉，會進女生廁所檢查小桃沒刷乾淨的馬桶，每當這種時候小桃就會巴不得無線電可以忽然消失。小桃和無線電住同一條巷子，回家路隊走著走著最後總是只剩我們倆，也不知哪來那麼多話好講，常常都走到家門口了還沒聊完。

國中時碰了面總是互相砥礪認真讀書，後來小桃穿上白衣黑裙進了中山女高，無線電也換上卡其制服念了建國中學，不可能再一起走路上學，但還是常常一起等公車，青春期的男女生之間總有

一種半生不熟的尷尬，重要的日子絕對不會忘了彼此、有好東西時總想先跟對方分享、期考完會相約出去玩，我們真的只是好朋友嗎？是否比好朋友又多了一點什麼呢？

飛入大學校園後，一個在桃園、一個在新竹，往來多靠BBS，小桃成天忙著享受青春的放縱與嬌艷，也早忘了專屬於青春期的羞澀猜疑，倒是把無線電當作元氣補給站，每次失戀了、換男伴了、孤單了，都是找他傾訴，全世界最清楚小桃情史的人就是無線電了；可是小桃卻從沒聽過無線電的任何風流韻事，連單戀的哀怨都沒聽過，漸漸的也會三不五時間問無線電到底喜歡哪類型女生，小桃很樂意幫忙介紹。

二十歲那年，有天收到無線電寄的Email，他說——「我是同性戀」。起初很震驚，但也馬上選擇接受。沒有猶豫或什麼顧忌就是接受，而且我會支持他。小桃永遠站在無線電這一邊，管他山崩地裂還是大海嘯，況且不過是喜歡和自己同樣性別的人又有什麼大不了？

無線電說，對一個認識十年的朋友出櫃比對一個認識十天的朋友出櫃難多了，因為剛認識十天的朋友如果不再理你，可以瀟灑的不在乎，可是已經認識十年的朋友如果掉頭離開，再堅強的人也沒辦法輕鬆的一笑置之，心的傷痕只會更深，到時又要向誰尋覓安慰？

當你和朋友吃飯時，會因為朋友點了你最討厭的食物而和對方斷交嗎？如果不

會，你就不會因為朋友的同志身份拋棄友情。作為朋友，小桃很驕傲自己成為無線電願意出櫃的對象之一，畢竟這代表我們之間的信任已經柔韌到某個程度，柔韌到無線電覺得可以冒險試試看，而不是絕對不可能被接受。作為朋友，小桃更替無線電感到驕傲，欽佩他的勇敢，也開心他終於可以從向朋友封閉心事的山洞走出來。

在出櫃的旅程裡，無線電也受過挫折，尤其是家人們的不認同更讓他吃了不少苦。不能光明正大的閱讀同志小說、不能光明正大的瀏覽同志網站、不能光明正大的參加同志活動，任何事只要扯上「同志」二字就得偷偷摸摸。有次無線電提到向家人出櫃時，做過的最壞打算可能是被趕出門外流落街頭，我光聽著都覺得心酸爬了滿身，就更別說當事人的悲哀與不堪了。

知道無線電是同志後，小桃開始關心同志議題，在喜愛的文學領域裡也會特別留意同志小說，而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剛好是我最喜歡的一本書。回台北工作的第一年，小桃跟無線電一起參加彩虹大遊行，當時身為實習教師的我看到戴面具的教師聯盟心裡很感慨，但也慶幸無線電的處境還沒有艱難至此，慶幸我們還能「拋頭露面」的走著。

後來小桃罹患躁鬱症，從十一樓跳了下來；一次失敗的自殺換來了一台永遠的輪椅。當小桃一個人被爸媽丟在小套房不聞不問時，無線電開始每個禮拜來看小桃一次，或是幫忙買菜、或是幫忙做家事、或是聽小桃發牢騷，整整一年從無間斷。不離不棄的無線電，成了小桃活下去最重要的支柱。

「你可以推我去參加遊行嗎？」「當然可以啊。」

張小桃和無線電還是好朋友，誰也沒變成豬大便。今年，我們二十七歲。



徵文比賽第二名

〈孤獨小說家〉

作者/豬肉姊姊



又有人跳樓自殺了。

我仔細閱讀了新聞內容，姓名、年齡、居住地，這一切的線索都很陌生。我自私地嘆了一口氣，幸好啊，這次不是我的朋友，否則，我如何能夠想像與承受她冷靜地用雙手拿毛巾紮緊雙眼，奮力翻過陽台圍牆、縱身躍下的那一刻？

他們說，又是憂鬱症，好簡單好正當又令人安心的理由，不是嗎？

幾個小時之後，朋友捎來訊息，「知道H走了嗎？今早跳樓的……」，我猛搖頭，不可能不可能，一定弄錯了，那個總是用慧黠澄澈大眼張望世界的淨潔小男孩，怎麼就這麼走了？而且，明明是「他」，而不是「她」，新聞裡那個女性

化的名字，根本不是他，或者，曾經很久以前是，但再也不是了。

碰，碰碰，你一定很痛很痛。

讓我們為你沿路撿回身體與心靈的碎片，努力拼貼出真正的你，好嗎？

你喜歡電影，還想收集好多DVD，你想買Wii和家庭劇院，你喜歡一枝花年紀的熟女姊姊，還叫我這個豬肉姊姊當不負責任狗頭軍師。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有你慘白童年的醜惡結痂，也許，暴力劃下的傷口根本還沒好，你還在偷偷舔舐自己——你是這麼說自己的，「自幼孤苦伶仃，住處四處漂泊，心老是懸掛著」，如今回溯過往，現在看來一點也不隱諱難解。然而，我們始終只看到二十出頭的你勇敢面

一次又一次的評估，等待你終能充分實踐自我意志的那一天到來；然後，大家一起靜心等待，希望等你告訴我們青春重生、為自己的陰性歷史立下歡喜墓誌銘之後的美好的每一天。

而你做了一個需要更大勇氣的選擇，當生命的逃兵。

也許你最後的網路暱稱是某種預示，但直到它永遠掛在離線欄的時候，大家才多懂了你一點——「後來村上發現，自己的個性不容易與人相處，因此決定做個孤獨的小說家。」

我來不及在即時通裡回應你的冷笑話，我來不及帶你來我家玩Wii，我來不及告訴你熟女姊姊們其實都很喜歡你，我

想，粉身碎骨的一剎那之後，你不痛了；而千千萬萬的肉身碎片，深深刺痛了那些根本不懂得你的人。

他們不知道你的遺書在寫什麼，他們不知道你什麼要改名，他們不知道新名字除了符合你選擇的新性別、還是一種啟動全新生命的重要儀典；他們更不知道，為什麼當你被別人稱作先生的時候就心裡暗爽、覺得賺到了，他們當然也不懂為什麼你堅持要穿男裝下葬，因為你不是想當一個好看、帥氣的T，你要做的是男孩，一個不高微胖的「斯文型美少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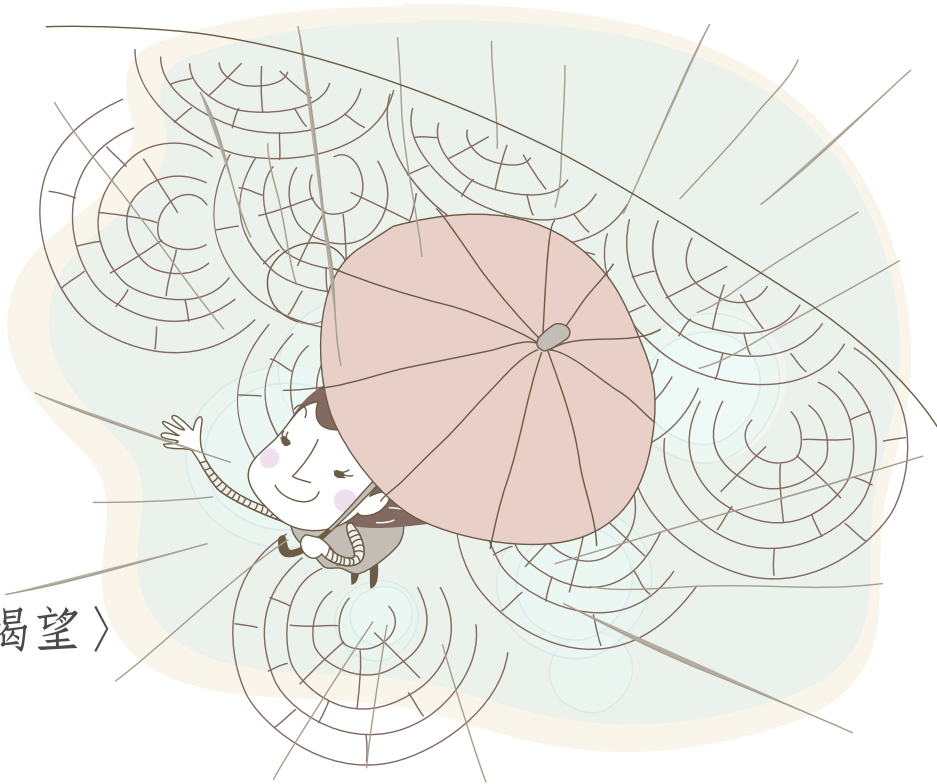
我們哀嘆，不只是因為失去了可愛的弟弟，更因為你選擇生命提早收尾、用了這麼壯烈的驚歎號，卻還是沒有辦法說服他們——在這條憂鬱症的、跨性別的道路

上，他們自以為再熟悉不過的小女孩早就長大了，而且，是自己長大成人，成為一個男人。

徵文比賽第三名

〈被溺愛的渴望〉

作者/ys



1997年那年，12月8日這個除了歷史課本上出現的日本偷襲珍珠港這件大事之外，這天，我所認識的世界也開始有了變化。儘管很細微，但我還是嗅到了轉變的氣味。

高中對我來說是個對於性別很清晰，性向卻很模糊的階段。這一群高中的同學裡，有個秘密。

我發現了妳們相愛的秘密。

妳給她的那張字條上寫著：『兩個人，不勇敢，怎麼愛？不勇敢，怎麼愛？不勇敢，怎麼愛？我勇敢的面對了自己，妳不能陪我勇敢一次嗎？』

好久之後，妳們才告訴我這件事。當

時心裡一直有個疑問，卻一直沒開口問。這些字句，對懵懂的我來說，簡直超乎我的理解範圍。我選擇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來面對妳們。

高中畢業前的那年，成天看著妳們打鬧嬉戲、一起唸書研究東西、一起製作海報POP、一起打球……有時候看了連我都忌妒起妳們的開心。漸漸的，我覺得其實妳們真的就像一對情侶，不，應該說，妳們本來就是情侶啊～

老實說，我挺喜歡看妳們傻傻的看著對方笑，這是到現在我對妳們倆最深的記憶。

妳們 明天要去哪玩？

妳們 晚餐要吃什麼？

妳們 要先看哪部電影？

妳們 妳們 妳們 妳們 妳們 妳 們
妳跟妳 已經越來越遠 甚至陌生
妳跟妳 已經不再是妳們

我常常上女孩的部落格，儘管過了
很多年後，她還是會寫下心像是剛剛被人撕
裂後擱在一旁淌血的那種字眼：『一段
愛，讓我哭腫了雙眼。

可惜，懷抱著證明妳來過的秘密，現
在看來既好笑又可悲。』

很多年之後，男女孩還是會跟我提起
那段想到女孩半夜會起來痛哭失聲的日
子。

時間流轉到了2008年的此刻，記憶停
留在這裡，男女孩還有女孩，最後還是沒

能在一起……

妳們愛著彼此卻不能在一起，維持著一種
平衡狀態。

一種妳跟我，她跟我，這般的友情平衡。

男女孩說：

人生就跟放風箏一樣，風箏線在你手
中，要怎麼讓風箏高飛自己得懂得拿捏。

女孩笑了笑說：

放風箏是嗎？不管它飛的高不高，只要它
還飛著，我都會緊緊握住不放。

這是我記憶中最後一次聽到妳們的對話。

十年前的妳們好勇敢。

從妳們身上我看到很多的勇氣和堅
定。

從妳們身上我學會認同和珍惜。

從妳們身上我知道這世界上還有很多我不

曉得的新鮮事。

從妳們身上我懂得很多事都可以操控在自己手裡。

十年後的妳們要更加勇敢。

我想我夠幸運，能認識這樣的妳們，跟妳們一起看電影，一起喝咖啡，一起躺在草皮上曬太陽，一起敷面膜，一起在異國的城市晃遊，一起聊音樂電影書本，還可以嘲笑彼此的膽小，爭論有關膽小和使用正版的定義，開心的時候可以一起大吼大叫，難過的時候可以一起擁抱著入睡……

我知道這也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不過就是讓我感動。

妳們跟家人一樣重要，所以我愛妳

們。

我希望妳們幸福。

不管妳們以後會是如何發展，在我眼裡，都是這個城市裡最可愛的女孩和最帥氣的男女孩。

這篇文章謹獻給我認識了11年的同學
H and S。

最愛妳們的y's 080911

我的同志好朋友

陳宜中

中央研究院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我認識的同志朋友，有30位左右。其中有出櫃的，有半出櫃的，也有沒出櫃的。30位左右，算多還是算少？這我也不清楚，從來沒跟別人比過。

我的同志朋友們，大概覺得我對同志還算「友善」。但我猜想，友不友善是一回事，算不算「好朋友」又是另一回事。所謂的「好朋友」，大概要彼此都這麼認定，才能算數。所以我似乎還沒有「同志好朋友」，我也不敢大言不慚地說「誰誰誰是我的同志好朋友」。

唸台大的時候，我從《當代》雜誌，還有台大「女研社」的讀書會活動，得知法國學者傅柯寫了三冊《性史》。傅柯是男同志。因為我對傅柯理論很感興趣，所以才開始「認知」到有男同志這回事。當

時，傅柯在我朋友圈裡很紅火，大家學他說什麼「建構」呀，「性是社會建構」呀，但都是一知半解。對我來說，傅柯是我與同志的第一次接觸，不過僅僅是精神上的接觸，不算了解。

後來到英國讀書，終於認真讀了傅柯，還讀了不少女性主義、性史研究、同志研究等等。但是直到1998年底回台灣以前，我還是沒有任何同志朋友。所以，當時我對同志的了解，完完全全還是書呆式的，只有認知而缺乏感知。回想起來，我這樣一個台灣長大的「異男」（異性戀男性），真正接觸、認識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男女同志朋友，竟是30歲以後的事！直到今天，我還是不敢說我了解男女同志朋友，或真能充分體會他/她們所面對的社會壓力。

在我的同志朋友裡面，女同志是比較多的。我比較喜歡跟女同志喝酒玩耍，偶爾聊她們的戀情等等，因為與他們相處比較沒有壓力。但是我到現在，連T和P究竟是怎麼回事，都還是搞不太清楚。雖然時而「不恥下問」，但真的少了好幾根筋，不知道怎麼問會比較好。比方說，有次我跟一群女同志朋友喝酒聊天，因為喝多了口無遮攔，便問其中一位曾經有過男朋友的女同志：妳是因為被前男友嚇到了，才變成女同志的嗎？她雖然沒罵我，但似乎不太想回答。從此，我得到了教訓，有些事還是不要亂問。或者，不是絕不能問，但不能太白日，要注意天時地利人和。我後來細想，才明白我那個問題其實是非常男性中心思考的。

跟男同志朋友在一起，坦白講，我是

稍微有點緊張的。我從閱讀中認知到，男同志可能比女同志更受到異性戀男性社會的壓制；大概也因為如此，男同志的次文化更有內聚力。我的個人經驗是，有些男同志朋友是「居家」型的，有些是「奔放」型的。但不管是哪一型，都還是比較容易跟女性成為好朋友。像我這種神經大條的「異男」，覺得頗難進入男同志的世界。幾次跟「奔放」型的男同志朋友去喝酒跳舞，雖然玩得很愉快，但主要還是「自得其樂」。

接觸到男女同志朋友，我才真正開始體認到「異男」是怎麼回事。像我這種「異男」，其實很難說是自然的，或生物決定的，而是種種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所不斷塑造出來的。異性戀男性所主導的父權社會，要怎麼樣才能變得更包容呢？什麼

樣的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才能使男女同志朋友過得更自在呢？說實話，我不知道這些問題的終極答案，但總覺得同志與非同志的朋友關係，應該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王蘋說我「對同志很友善」，我覺得還可以更親近一點，更了解一點。因為一說「友善」，我就不好意思問東問西了。「友善」，聽起來不像是對「好朋友」的形容詞。

所以我也希望同志朋友們能夠多談談「我的非同志朋友」，多多指出像我這種「異男」的白目之處。這樣，有朝一日，我才能從「對同志友善的非同志」，變成「同志的好朋友」。

一種米養 百種同志

陳宜倩

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助理教授



2008

同志公民運動

我的Ta

他是現役軍人，有空回來便與我一起去遊行，曾經他看了張小虹老師的專訪，傳了簡訊說要跟我一起當「俠女」。

他是老師，從大學時期跨校跨系的好朋友，從貼身好友到雙向道到只交男的小朋友，我經歷他生命的變遷，就如同他歷見我的。

她是長春藤名校法學博士班候選人，最近成為劈腿事件主角，害的我要安慰他的前女友，並重新檢視愛的倫理問題。

他是我計畫專案工作夥伴，也是未來聲請大法官解釋的最佳公民運動候選人，每天除了思考如何「助人」－幫助大學生促進心理健康之外，最愛表演與劇場創作。

同志無所不在，是軍人、是憲兵、是學生、是法官、是工人、是律師、是護士、是政黨重要人士、未來的教授、是同事、是朋友、是伴侶，聽起來有點無聊，不過士農工商其實都有同志的身影，除了媒體最愛呈現的光鮮亮麗只穿小褲褲的「水男孩」同志類外，放眼環顧周遭有各種「愛國」、「愛家」、「愛社群」、「愛工作」努力生活的「公務員」類同志。老祖宗真有智慧，「一種米養百種同志」。

佛曰：萬象由心生。我常常看到同志、找到同志、見識到人可以像萬花筒一樣，只為那最特別的一束光粒綻放別種角度看不見的瑰麗光芒，只要換個角度，身形便不相同，只要換個角度，可以燦爛奪目，可以隱身重現，只要換個角度，姿態已然相異。

Ta也是「我們」

最近聽第一次參與同居伴侶法溝通平台會議的人分享感想，覺得很有趣。她說想像中同志應該不會這麼「俗」，像異性戀一樣在意這些權益，想像中同志應該是願意為愛付出、犧牲，不會在乎這些俗世的要求。

這段分享讓我想起那天看關於美國紐澤西州資深女警官Laurel Hester臨死前爭取其同性伴侶獲得她退休金權利的紀錄片（女性影展：「扣押幸福」－Freeheld, Cynthia WADE），我哭的稀哩嘩啦，不可收拾。與Laurel出生入死的男同事並不需要打這場額外的仗，男警員死了，女的妻子領取退休金，天經地義。他們的伴侶同樣是女性，但卻不需要多說甚麼，國家就會謝謝她們的付出，讓遺孀生活無憂。

可是Laurel要在人生的最後僅剩時間，為她相信的公平正義，為她愛的女人奮力一搏。到底這些由男人政客們代表的國家歧視的是女警員（女人）、是Laurel的同志身分、還是由女人與女人所組成的同志親密關係？

爭取這些作人、做公民、服公職的最基本的權利很「俗氣」嗎？是誰可以「優雅地」與世無爭？是視一切理所當然的既得利益階層嗎？

看影片時，我哭得很傷心。

如果死期將近，我的親密伴侶會這樣溫柔的照顧我嗎？應該會吧。

如果知道我很快要離開人世了，他一定很心碎吧，我因此心疼。

而目前擁有定義親密關係不當權力的主流強制規範是如此不肯說道理、霸道、無理，小小個人的努力看來令人心痛，我哭得更大聲。

想到我的大紅、小皇、小健、岑岑，如果他們都可能經歷這種無法被正確理解、無理對待、與依然想以卵擊石的心情，…，我到底可以做甚麼來減輕這些折磨？努力減輕這些額外的折磨很俗氣嗎？雖然州政府在女警官Laurel死前還給了她應得的尊嚴與權利，我還是心酸酸的離開試映片場，因為這份死亡的尊嚴尚不是人人都可以享有的。這種面對大環境之不公平不正義而想以卵擊石的個人癡望，你我都曾有過，只是有些人是照三餐「癡心妄想」從事社會運動，有些人已經麻木不仁早就順從了，漸漸喪失想像幸福的能力。

我的同志朋友，不是「他人」，是「我們」，都經歷出生、成熟、淪落、咬牙再起、懷抱一些夢想、擁有一些力量，當然也會經歷「冷感」（Susan Sontag認為這是憤慨與受挫之後的情緒），都有脫困求存的基本欲求，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反省「少數人的恣意、專斷如何可能造成多數人的困頓痛苦」？為什麼我們不能一起鍛造「香蕉鳳梨快樂共和國」？

【我的同志好朋友徵文】 評審的話



朱偉誠 台大外文系副教授

差異的認知與超越是友誼的第一步，這次徵文的投稿作品很能夠體現這樣的精神，從中必然可以建立真正特別動人的友情。但何時同志這種差異可以不再那麼令人感到驚訝與困惑呢，讓我們一同期盼彩虹世代的來臨。

陳慶祐 作家／資深媒體工作者

我以為這是一個情書絕跡的年代，但攤展在眼前的，卻是一篇篇令人動容的情書。都說同志有著令人折服的才華，其實，與同志友好的這群朋友，他們的文采才真正讓人驚豔。當你閱讀這些文字，你將看見一則則璀璨的故事，在這世界各個角落，專心而默默地綻放光亮。

張漠藍 作家／北極之光出版社社長

相愛原本應該是兩個人的事，然而從古至今，愛情毫無例外都必須接受他人眼光的審視，這似乎是千古不變的無奈，更別說一直不容於世的同志戀情！

多希望這世界有一天可以不必再有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等的分別，多希望有一天，愛就是愛，誰都可以不必再去區分什麼！

只可惜那一天尚未到來，而我們只能希望LGBT們能獲得越來越多的友善對待，獲得越來越多的朋友們的支持！

看到這次徵文的稿件，覺得非常開心，是的，除了很多一直在努力爭取自身權益的同志外，還有很多很多朋友也一直持續

地在關懷和支持身邊的同志朋友。

如果同志們可以驕傲地站出來，那同志的朋友們又有什麼理由不能挺身而出呢？除了徵文之外，何不再多對身邊的同志朋友們伸出友誼之手？讓我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同志們並不是孤獨寂寞地驕傲向前行，而是有一群儘管性向不同卻打從心底願意支持我們的朋友在身後一起歡呼著向前踏步！

感謝

2008同志公民運動感謝義工朋友們的鼎力相助，以及參與活動的每一位講者、來賓、朋友：

劉人鵬、朱偉誠、張漠藍、陳慶祐、鄭麗文、黎明柔、喀飛、高旭寬、陳宜中、何春蕤、陳宜倩、謝臥龍、淘兒、梁玉芳、易君珊、集合小玉、方絜恩、顧玉玲、丁乃非、張小虹、D. A. Miller、周美玲、李幼鸚鵡鵪鶉（李幼新）、葉德宣、朱天文、賴正哲、阮慶岳、陳宏一、陳光興、杜仕斌、雷夢娜、瓦礫、欣潔、楚楚、Vincent、Great、小默、hoho、小螞蟻、羅PP、蔡小龜、陳怡文、鈺雯、金馬行、晶晶書庫、台北市信義公民會館、Youth Hub、《花吃了那女孩》紅色製作

工作人員：王蘋、江嘉雯、陳俞容、倪家珍

挑戰慣性思维
深化運動組織
連結相對弱勢
開創邊緣議題
打造堅韌文化



gsrat.net

台灣性別人權協會

Gender/Sexuality Rights Association, Taiwan

批判與實踐 一個不停止前進、不自我設限的基進立場

同志研究課堂中 師生共構人生彩虹

謝臥龍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

2008

同志公民運動

- 92 -



歷經多年的折衝籌劃，性別研究所終在眾人矚目之下，於千禧年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成立了；這個研究所被規劃在教育學院，因此，性別研究領域的研究所，就冠名為性別教育研究所。本人忝為創所所長，創所之時，女性主義與性別為此研究所課程規劃設計的核心概念（core concept），然而本人深知課程規劃不能缺乏性取向相關議題探討的課程，所以在性別教育研究所以及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皆排定「同性戀研究」的課程，茲以引領學生從歷史學、社會學、文學、心理學、文化研究等角度來探討同性戀相關的議題。當然，在校風保守的校園開設同志研究相關課，不但令人側目，也引發議論。

在這門「The Studies of LesBiGay」課程說明中，本人在課程綱要中寫下了，

父權與異性戀的社會文化結構，不但以污名烙印的方式對待同志，更壓縮剝奪其生存空間。近年來在我國雖有同志團體的成立（諸如台灣同志人權協會、同志諮詢熱線、同志同光長老教會）為同志權益而努力；雖有藝文界同志現身，以其創作或活動正面地向社會發聲（諸如：酷兒導演陳俊志的「美麗少年」，台灣首度同志家書活動、台北同玩節、同志遊行）；雖有一些同志網站的設置，經由網際網路提供同志交流、串連、發聲以及同志福利權議題的探討。學界學研會，（國立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所主辦四性研討會為其代表）輔以越來越多的學術論文逐漸綻放出同志議題研討的成果。然而根深蒂固的二元對立的性別，還是劃分、區隔與標示了性別的界線，因此，本課程將引導學生閱讀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讀本資料，

來探討LesBiGay生存的空間、同志運動史、情慾與自我的認同、性別的越界、同志的現身（coming out）、同志的愛／情慾、同志與種族、階級、宗教、年齡之相互關係（intersections），以及同志與家庭、社會、法制及文化創作相關的議題。

整體而言，此門課將探討過去社會文化中同性戀者的意象（image），當今社會同志的處境地位，以及未來的期待，進而建構異同共榮的彩虹社群與霓虹國度。

多年努力得以讓性別教育研究所成立，令人雀躍，而規劃出同志研究的課程，真是讓人振奮，更充實性別研究領域的豐富性。參加同志遊行後，載著一車學生，颱風天，狂飆於風雨中的高速公路，回到港都，收到性別人權協會的電郵，要

我寫篇文章，我左想右想，想寫一篇與眾不同的文章，來豐碩這個的任務。漫長深夜，香菸裊裊，我想告訴大家，這些年來同志研究課堂的觀察與心得。

他／她也來修這門課，難道…

2001年早春我即開設同志研究的課程，在純樸的師範校園，激盪出漣漪陣陣。第一堂課我提早出現課堂，恭候學生大駕，學生姍姍而來，找了位子，靜靜地坐了下來，空氣中有點凝重。突然聽到兩位同學的交談：「…他／她也來修這門課，難道…」，這正是一個好的議題，因此接下來，我就針對上述對話，告訴同學這門課程中，歡迎異同共修此課，拋棄異同藩籬，在經驗交流與心得分享之下，身同體受地來關心同志相關議題，討論同志相關議題，化解修這門課的學生或教這門

課的老師應該都是同志的疑慮與焦慮，而這些不安的消除，始是建構友善互動課堂氛圍的開始。

五彩繽紛的同志研究研討會

2002年春天，我籌辦「同志研究學術研討會」，以6大議題、污名與烙印、文學創作中的同志意象、同志認同，同志空間與情慾、性別跨界、同志人權與同志運動，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研討會文章最終被編輯成書，「霓虹國度中，同志的隱現與操演」，唐山出版），會場中五彩繽紛，透露著蠢蠢欲動的不安分。這研討會不但豐富了同志研究課程的教材，讓學生異同參與同志研究的研討思辯，更讓師範校園增添些許的騷動。而這騷動終將延綿不已…。

課堂中異／同思辯

尋求異同共處之道

建構一個友善思辯的氛圍，引領異／同思辯，是教學者重要的任務。在友善而相互接納環境中的思辯，磨擦出的火花，不但點亮了異／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燃燒了性取向的刻板印象。我認為偏見一如口臭，自己是聞不到的，如能透過相互討論，才能覺知自己的偏見。因此，在課堂中鼓勵學生提出不成熟的意見，不用太擔心自己一定要提出政治正確性的意見；結果一位實務工作經驗相當豐富的同學，就他實務工作的情景提出一個對當今同志社會處境的描敘，當場引發一場異同對戰，甚至有位同學以一副不屑的口吻；厲聲地說道：「多讀點書吧！！才不會對同志有著他媽的偏見與歧視。」提出問題的那位學生相當委屈地說著：「我只想把工作場

域中的觀察提出來討論，想尋求大家的意見與協助，讓我能在實務工作中，不見性取向的偏見與歧視。」回穩的情緒，帶動著飛翔的思維，在熱烈討論之下，我們都受益良多。

一位具有檢察官身分的同學，在最後一堂課時，要求讓她說明一下她修此門課的心情與收穫，「…剛開始時，我懷著一份相當不安的心情來上課，我從不了解同志，也不想了解同志…，修這門課之後，經過課堂熱烈的討論，我終於了解同志跟我一樣有著相同的需求與人生的追求，但是異性戀的社會文化扭曲著同志的世界造就了異／同對立的處境…我很高興有修這門課，不然的話，很可能在檢察官的位置上，如知當事人是同志，我會建議多求刑幾年…還好有修此門課…。」聽完這位檢

察官同學的話，全體同學給她掌聲回饋，我回家路上也一直回味著這段話…。

課堂中提供

從事同志研究學生的淬鍊

負笈美國期間，屢見我的母校召開公聽會檢視指導教授的資格，例如一位異性戀的指導教授，如何指導一位同性戀研究生從事同志相關的研究，有鑑於此，我常鼓勵從事同志相關研究的學生，來修我的課，在課堂中，我們會對他／她的論文方向提出討論與意見，提供相關的資料與資訊，最重要的是對異／同學生在從事同志相關研究時思維的檢視與淬煉。例如：一位同志學生，以自己政治正確的身分，要為同志發聲，那我們就討論你／妳憑什麼為他／她人發聲呢？主／客體之間的位置應如何放量？政治正確的身份是否會在研

究歷程中帶來了盲點與侷限？…又如另一位異性戀的學生欲從事同志相關的研究，課堂中，大家興致勃勃地問著：妳／你是找不到其他題目？好奇或是偷窺？還是關懷同志相關議題？如何具有場域的可進性，如何訪談同志…。曾有美術所、諮商輔導所、成教所、心理所的學生來與性別所學生一起修課，在這跨科技的研討中，相互淬鍊思維，相互檢視研究取向與方法，正是豐富課程互動最好的方法。

課堂是一相互支持的場域

這些年來，在同志研究這門課中，屢見來自不同研究所的學生，因為自己的性別身分與認同的困擾，來修這門課，期待為自己尋找答案與方向，異同相互支持與慰藉，溫暖著他／她的心，而課堂中的思辯也為他／她自己帶來了增能的契機。

這篇邀稿提供我一個時機，回想在這8年中開設同志研究的課程，籌辦同志研討會與學生一起參加同志活動與社運，帶著我在各國彩虹社區所拍的照片，到處演講…，這一切就能滿足開設此門課的初衷嗎？當然無以滿足，尚期待更多的跨科際對話思辯，拓展性／別版圖，異同共構一個揮灑人生彩虹的霓虹國度。

最好的禮物

顧玉玲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理事長



本文節錄自「漂浪之歌」

收於《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一書

來自菲律賓的喬伊，原本是個農村老板娘，她經營稻米、雜貨的買賣，有頭腦、擅投資，就在生意如日中天的時候，她不顧所有人的反對，嫁給那個小她八歲、沒錢、沒成就、遠遠不如她的男人。生了三個孩子後，喬伊的生意在一場颱風暴雨中快速退潮低盪，事業與資本都一去不返，負債累累。

「我一定還清了債務才回來。」十年前，喬伊赴台工作前，她對孩子的爸爸說：「若你不能等我，你可以走，但孩子要留下來。」

「我不會。」男人說。

「也許，你遇到另一個和你一樣年輕的女孩……」喬伊說的時候甚至沒有流淚：「你走了就不能再回頭了，因為我不會原

諒你、再接納你。」

這個臨去的告別宛如一則咒語，命運就會朝著人們內在的恐懼與期待走去，完全無能阻止。來台灣不到一年，喬伊打回家鄉的電話就再沒找到他了，他離開破敗的、負債的家鄉，到另一個城市謀生，此後再也不曾出現。再過一年，聽說他已另組家庭，有妻有小。

母親流著淚，為喬伊心痛。喬伊只問：「孩子們都好嗎？」孩子在，她就有勇氣繼續前進。

「適應新環境很難，但若你有目標，一切都可以承受。」喬伊說。像宣誓般的口氣。

斷斷續續，喬伊的移工生涯都快十年

了。三個兒子，如今都進入青少年期，父母親的長期缺席，讓她對孩子們心懷愧疚。像多數的海外移工一樣，電話卡的花費是永遠不能少的，那是關係的延續，信心的來源。

「孩子們有問題都會找我商量，我們一直很親近。」這是另一個接近宣誓的語句，所有努力都因此而值得。

在台灣的食品廠工作時，喬伊交了個同廠男朋友，他在菲律賓也有家庭，她也是，所以看得開，在一起只有今天，彼此作伴，開心就好，別牽扯太多未來。那個男人很樸實，待她溫柔，回菲律賓後還繼續連絡她，但這已經超過喬伊的界限了，她有三個孩子要養，生命中再有其他牽扯都是負擔，所以不回頭、不搭理，到此為止。

二度來台，喬伊在契約屆滿前，逃出那個幫傭的家門，就此成為台灣的地下移工。

他們都叫逃跑外勞為TNT，這是菲律賓塔加洛語Tago Ng Tago，意思是躲躲藏藏。逃走，意謂著地下化的生活，不見天日的躲藏生涯。荻微娜來自呂宋島的高山原住民，她年輕、有膽識，十八歲就飄洋過海到台灣幫傭，日夜操勞以撐起遠方家人的生計，但她先後遇到壓迫人的雇主，不得不逃走以求取生路，成為TNT。但荻微娜不躲不藏，她沈著、穩重、敏感又自信，怡然出現在週日中山北路的菲律賓社群中，態度落落大方，沒有人疑心她的身份。喬伊認識荻微娜後，總算首度目睹所謂「逃跑外勞」也不過是和她一樣工作、休閒、行走與吵架，不是憔悴、黯淡、躲藏、驚恐的地下鼠。

那年冬天，喬伊說要出門買菜，離開雇主家後再也沒有回去過。她進駐荻微娜在社子島菜市場深處的租屋，共同想辦法在都市邊緣存活下去。

至今，她們已同居三年了，但喬伊還是不在人前承認這層關係。她來自農村，是個亮眼的女人，沒料到有一天會和女人談戀愛。但移工與逃跑的身份，使得這一切都成為可能。連身份都是非法的了，工作與關係都是暫時的，同性戀又有何不可？

荻微娜是她第一個女朋友，整整比她小了十五歲，兩個人有革命情誼般的默契。喬伊是火一樣的女人，敢愛敢恨，要漂亮出現，也好強，受不得委屈。荻微娜年紀輕，但脾氣好，個性沈穩，膽量與見識都不小。三年來，兩人不曾吵過嘴，喬伊心情不好，荻微娜就安靜陪伴，不多問。兩

個人相處，荻微娜負責打理房東、仲介、對外關係，喬伊擅烹調、縫紉、與生活情趣。

荻微娜的愛情，多半滋長於逃亡期間。似乎是，要一直到她全盤掌握了自己的安危，有充份自由運用的時間，愛情才醞釀出足以萌芽的條件，身體也才長出心眼珍視對待。她的初戀女友是合法家傭，足足大她二十歲，在菲律賓有婚姻有小孩，她主動靠近荻微娜，照顧她、安慰她、寵她，兩個人都是頭一次交女友，但發展得這樣自然，沒半點彆扭。荻微娜在菲籍移工社群裡，是活躍的組織者，週日經常與許多海外移工接觸、開會，女友非常沒有安全感，常因此生氣、吃醋，初戀的甜美伴隨著不安的爭執，整整三年的拉扯、推擠，直到其中一方返國，像所有的海外戀情一樣自動無以為繼。

喬伊不一樣。她的心思多半在菲律賓的孩子，對兩個人的關係不會患得患失，也不計較荻微娜的對外活動多。喬伊能自處，也擅自娛，一個人在家也不怕無聊；她努力賺錢，工作滿檔，危機意識特強，沒事不往人多的地方跑，以免惹事招禍。喬伊與荻微娜相依作伴，不打算未來，也不起爭執，只有眼前的具體的生活。一天又一天。

也許正因著這樣的不確定、不可預期、無法承諾，還能在一起就不會拿來耗力氣索求更多吧？喬伊說，我的責任太大了，不能只想著自己。荻微娜說，不能勉強，但可以努力。我在地圖上看見兩個人的家，從南到北的距離起碼是好幾個台灣的縱長加起來。社會距離更遠。江湖險惡，相濡以沫。

「反正我不會再結婚。夠了！」喬伊說。

「有些人的老公也在家鄉交女朋友了，但還是向老婆伸手要錢欸。」我想起很多個真實的故事。

「我知道，那個太慘了。幸好我的老公走掉了。」

「可是你們還沒離婚怎麼辦？」

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離婚為教義所不允許，所以法律上也設計得困難重重，真要離婚，得花上一筆昂貴的費用。

「我們窮人不需要離婚！各過各的就好啦。」喬伊瀟灑地說。

「他有新的家庭、新生的孩子，不離婚又該怎麼辦呢？」我想得實際些。

「對呀！」喬伊眼睛一亮：「他比較需要離婚，我不需要。讓他來求我吧！」

「他沒佔著老公的位置向你討錢，又留了三個孩子給你，這是很好的禮物。」

「對！我要養家、養小孩，要出國，要逃跑，要想盡辦法活下去。」她一昂首，雙眼炯炯有神：「這是我所獲得的，最好的禮物！」

荻微娜安靜地傾聽，唇角含著一朵笑意。我想這是她們共同的禮物。

春天快過完的時候，荻微娜與喬伊相偕來訪，帶了好幾瓶糯米酒相贈。那是荻微娜在租處私釀的，密封三週後，酒色正好，她從樓下房東的蝦醬廠拿了幾個透明玻璃瓶裝好，特地送給TIWA的組織工作者，份量有限，但心意厚重。

「這是小時候媽媽教我釀的，那天聽你說你寫下我們的故事，我才又想起來。」

荻微娜又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來台灣這麼久都快忘記了：我是會釀酒的菲律賓原住民啊！」

不同於台灣原住民的小米酒或乳白、或清澄無色，荻微娜說媽媽（「啊，好多年沒看見媽媽了。」）教她，砂糖得先慢火翻炒過，白糯米發酵後的汁液才會滲透著色。那酒，飲之溫潤滑順，色澤如琥珀清透，醞釀的時日不夠久、不夠沈，濃度淺淡而叫人失去提防，一口接一口。

台灣糯米的暖香漫溢，這麼甜，炒過的糖。我走在入夜的中山北路，黑暗像潮水湧來，未來與過往牽著手載浮載沈。我看見空間交疊錯置，失去界限，星光與燈光都震動跳躍，似近又遠。荻微娜和喬伊轉身游向不同的方向，滲著酒香的黑潮漫漶四散，看不到盡頭。